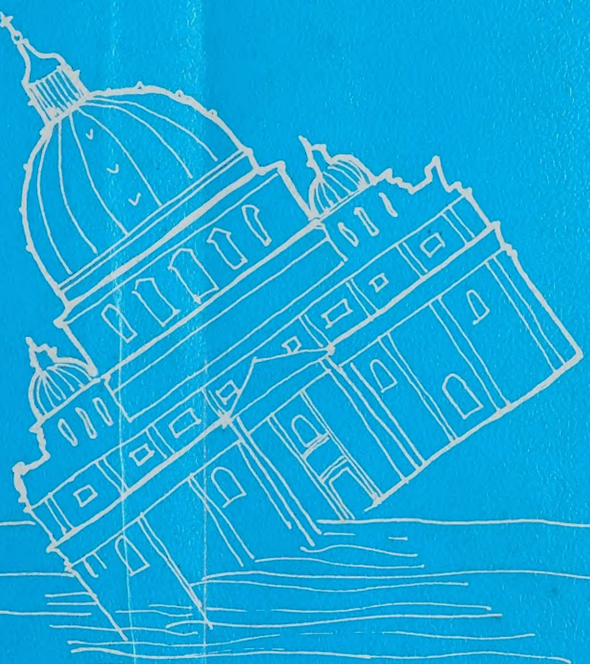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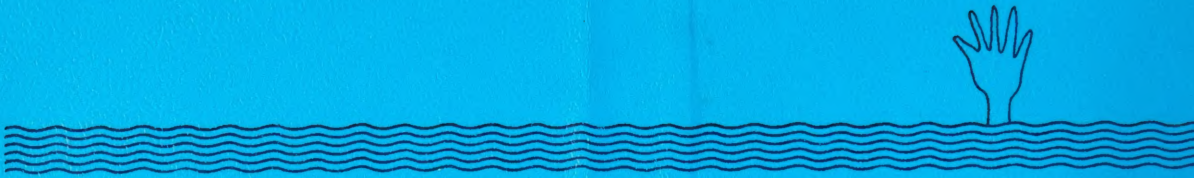
橄欖
OLIVE



本期要目：
- 大專基督徒的流失
- 激進者的偶像
- 文學觀 • 清華行
- 「發條橙」的提示

29



編者的話

編委會

在公開發售的第一期（七五年十月）《橄欖》的總編在編語中寫下這樣的話：「一個新的開端，總是帶着興奮的步伐，從充滿希望的光芒裏，透出無限的欣悅和湧溢的幹勁。可是，嫵媚的晨曦瞬即消逝，接踵而來的卻是連串忙得透不過氣的工作，工作，然後又是沉悶慵懶的炎午……」

《橄欖》是在「認中關社」的校園中誕生的，因著「中國專輯」而轟動一時，引起弟兄姊妹廣泛的注意，也在《橄欖》裏有過熱烈的討論。但時移勢易，校園裏已不再有熱烈討論問題的風氣，弟兄姊妹再沒有面對那麽多「冲激和挑戰」，因此在思想的操練上也較前疏懶了。這些轉變也反映在《橄欖》的內容中，有人批評《橄欖》已經失去了時代性，《橄欖》果眞走到了「沉悶慵懶的炎午」的地步嗎？

另一方面，在這幾年間，香港的教會也出現了一些轉變。《中國與教會》的出版，表明了中國問題不單爲大專基督徒所關心，也受教會所重視。《今日華人教會》雜誌的創辦標誌著華人教會願意較爲開放討論問題的開始。我們固然爲著有更多人與我們有同樣異象而欣喜，但與此同時，我們不禁自問：《橄欖》的獨特性在那裏？若它已成爲衆多同類型雜誌中的一本，它値得我們花那麽多時間來經營嗎？

當新一屆的編委會開始正式工作後，我們曾對以上問題作出檢討和討論。我們深信，正因爲校園沉寂的氣氛使弟兄姊妹痲木，《橄欖》便更有責任喚醒弟兄姊妹面對時代的挑戰，思想怎樣在這個社會中爲基督作見證。《橄欖》作爲一份獨立的學生雜誌，更有條件在探討時代難題上發揮它獨特的功能：透過文字的媒介，將不同的見解表達出來，從而帶來弟兄姊妹之間更深入的思想及意見交流。

爲了增加《橄欖》對它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環境的敏銳性，我們在新的年度增設了「資料採訪及研究小組」，專職負責資料的蒐集、儲存和整理，並且對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保持警覺，留意我們基督徒該有的反應。

在內容方面，大致上仍然會以專題的形式出現，但在每一期的專題之外，我們還會爲大家預備多元化的文章。除原有「神學專欄」之外，今年將另闢兩個專欄——「中國專欄」和「學生專欄」。本期的《清華行》是「中國專欄」的第一篇文章，而「學生專欄」將由下期開始。

「流失」是教會所要面對的嚴重問題。爲甚麽那麽多基督徒放棄了他們的信仰？是貪愛世界？還是歸根究底是教會的責任？藉著調查、分析，我們希望在今期能更深入地了解大專基督徒流失的問題。

最後，我們期望讀者能懷著開放的態度——不以爲自己已經擁有全部眞理，與我們一同探索和仰望，學習如何在八十年代作一個基督徒跟隨基督，實行天國使命。這也是我們對教會的期望。

STAMP

THE OLIVE PUBLICATION BOARD
THE CHRISTIAN ASSOCIATION H.K.U.S.U.
SAI YING PUN P.O.BOX 20379
HONG KONG

香港西營盤郵局郵箱
二〇三七九號
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
橄欖出版委員會

請即日訂閱

編號：

☐續訂
☐新訂
☐贊助訂戶

橄欖雜誌訂閱單

姓名：＿＿＿＿＿＿牧師／先生／小姐／女士

地址：＿＿＿＿＿＿＿＿＿＿＿＿＿＿＿＿

電話：＿＿＿＿＿＿＿＿ 教會：＿＿＿＿＿＿＿＿

辦事機構／就讀學校：＿＿＿＿＿＿＿＿＿＿

由第＿＿＿＿期開始訂閱。

附現金／支票／滙票＿＿＿＿＿元作訂費／贊助訂費／奉獻。

- 本港訂戶訂閱全年六期共港幣十八元正。
- 海外訂戶全年美金六元五角／港幣三十元正，（敬請用滙票）。
- 奉獻港幣一百元正或以上者，可成爲贊助訂戶（但必須註明爲奉獻作贊助訂費之用），並將獲贈閱橄欖雜誌一年。
- 支票或滙票付款請寫明「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橄欖雜誌」（或H.K.U.S.U. CHRISTIAN ASSOCIATION, OLIVE）並加橫線。
- 如欲訂購多份，可寫在附紙上一併寄來。

面對磨難日子

——探討流失的問題

陳士齊

一個在葛培理佈道會決志的青年人，參加了教會一段時期後，消失得無踪無影。

※　　※　　※

一個熱血青年，經過幾年積極參予關社活動，離開了教會。

※　　※　　※

一個曾經在教會熱心事奉的青年人，踏進社會工作以後，逐漸與教會疏遠。

※　　※　　※

一個自幼在教會長大的年青人，在大學階段放棄了信仰。

※　　※　　※

對每一個信主已有好些年日的基督徒，這一個個的事例在我們心靈裏構成一種很嚴重的壓力，一方面，我們會爲到相識多年的「老友」或「死黨」謬然離去感到惆悵，另方面我們也許會暗地裏自問：「有一天會輪到我嗎？」

這些被稱爲「流失」的活生生的事例，不斷發生在我們周圍。他們甚至被引用作爲「反面教材」，給傳道人在講壇上「警戒」信徒。

主耶穌不是曾經說過有石頭地、荊棘叢嗎？每一個時代不是都有信徒背棄信仰嗎？我們何必這樣擔心？只要自己的心靈屬於「好土」，就甚麽也不怕了，流失這樣消極的問題，爲何要拿來討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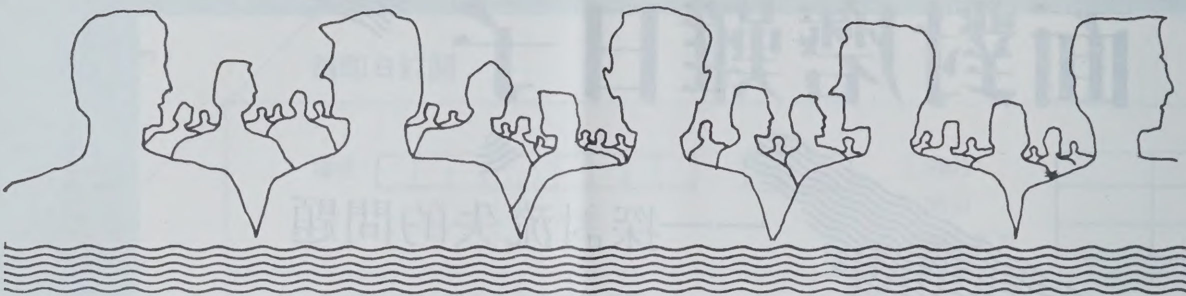
雖然，每個時代都有人背棄信仰，但時至今天，這個問題顯得特別嚴重。我們都熟悉這類典型的事例：某青年人在中學階段接受了福音，跟着幾年在教會長大，愈來愈熱心，事事都有份參與，大家都說他是愛主的青年。但自從出來工作或進入大專以後，便逐漸與教會疏遠，至終沓如黃鶴。

大部份信徒「流失」的過程都發生在一個信徒踏足社會、面對衝擊的時候。這不禁使人反問：我們的信仰是否嬌弱如溫室的花朵，抵受不住外面的嚴寒？

追本窮源，怎麼會流失？

我們若要將流失的問題用還原方法歸納（REDUCE），就會發現信徒流失的最基本原因是我們活在一個與基督教價值體系完全相反（甚至是敵對）的社會裏。因爲世界與我們信仰敵對，給我們造成莫大的壓力，要我們妥協、屈服，追隨這個社會所給我們的價值取向。

從護教（我們的信仰是否合理性）到神學（我們的信仰是否適切），以至倫理（聖經的



原則是否可行）我們的信仰都受到質疑、挑戰。當然，每個信徒所感受到的挑戰和壓力，會因其所處的獨特場合（CONTEXT），而有程度上的不同。但是一個信徒在面對重重挑戰時是否能站立得住，還得視乎他信仰的情操已經「修煉」到何種地步，基督教的價值觀是否已深植在他的心田中，他所持守的信念是否完備如全副軍裝，足夠抵擋現世社會的每一項挑戰和引誘，又他能否將他的信仰融和在實際生活中，另一方面，教會內及工作場所中，信徒間能否做到互相照顧、互相支持，也是決定信徒流失與否的重要因素。

一個信徒若長期面對重大的壓力，又缺乏足夠的支持，他的信仰便會逐漸被蠶蝕，在這些情形下，就是最堅強的信徒也可能要倒下來。家庭變故、感情問題、生活壓力、前途抉擇、教會問題（如教會對社會的冷漠）等，每每成爲信仰崩潰的表面因素。（其實這些所謂表面因素壓根兒就是社會壓力的種種表現）。

信徒流失本身只是一個現象，它其實反映出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基督教信仰是否能面對這個與主爲敵的俗世社會。

社會壓力除了令一部份信徒流失以外，也令其餘的信徒失去了活潑的生命力，而在一定程度上向社會屈服、低頭。流失的事例，更產生惡性循環的壞影響，引致更多人流失。

如何面對？解決的方案

今天教會已經嘗試作出好些減少信徒流失的努力。陳大雷的「當代福音：純眞、混雜」象徵着有人嘗試從改進傳福音方面着手。不少人已經看出「大型佈道」製造了一大群「矇查查」的「基督徒」，這些人隨流失去自是意料中事，葛培理佈道會中有兩萬多人決志，但是眞正留下來跟隨耶穌到底的有幾人？這些人當中很可能大部份人都未曾眞正服膺於福音眞理，信服基督教價值觀念。有人說得好：『這些人我們根本就從未「得」過，何來說「失」？』是的，他們可能連是否一個基督徒都未談得上，又怎談得上流失呢？所以，令我們最關心的是那些曾經眞正服膺福音眞理，並且持守過基督徒價值觀念的人，他們隨流失去才眞正令人惋惜。

姑勿論怎樣改善傳福音的方法，一個人接受福音畢竟祇是信仰的起步點，事後栽培工作不足，也能令一個眞正服膺於福音眞理的人失落。因此，近年來所重視的門徒訓練，就是希望從事後栽培工作去解決流失的問題。然而，現行的門徒訓練祇着重建立信徒自身的價值體系，它在社會量度（SOCIAL DIMENSION）方面十分缺乏，以致不能有效地幫助信徒面對社會上的挑戰和壓力，所以仍然不足以解決問題。

另外，一些有深厚敬虔主義傳統的教會，則嘗試從個人信仰情操方面入手。他們強調信徒要捨己、克己，要發揚愛主的精神，不要貪愛世界、諂媚世俗。這一切都很好，但正如門徒訓練一樣，對於信徒如何在世上把握信仰生活、如何面對社會挑戰，尚嫌不足。



信徒流失本身只是一個現象，它是更基要的問題的反映。因此就不能「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態度去解決問題，我們若單單針對流失的現象作出補救，未必就有成效。

要徹底解決流失問題，我們就必需學習去面對社會給教會的挑戰。在這裏，有兩方面是需要特別留意的：

㈠護教——現世社會對我們信仰的理性基礎加以攻擊。因此，我們需要在護教方面加以裝備，然而，這種護教常識不應止於「能立」的境地，它還要「能破」，要從根本上動搖現世社會價值體系——也就是動搖這個邪惡的價值體系底下的學術基礎。這有賴於基督徒學者在各個學術領域上的努力。

㈡神學及倫理

要令信仰產生適切性，使信徒在現世社會中切實活出信仰，就有賴忠於聖經的神學家在神學上及基督徒倫理上的闡釋功夫，從而爲信徒在面對現世社會時提供適當的指導。

我們應有的態度

這一切畢竟仍然是頭腦上的東西。其中最大的危險就是我們誤以爲我們有了護教、有了神學及倫理，我們就有了解決問題的方法。其實，我們所最需要的，還是學習如何切實地把握信仰去生活，在此，護教、神學、倫理只能提供一部份的幫助，更重要的是靠賴我們信仰的情操，我們的志向、信心和上帝的恩典。正因如此，在護教、神學、倫理等方面裝備信徒的同時，我們不能輕視信仰情操的操練。

其次，我們也不能忽視改進傳福音方法，門徒訓練等方面的努力。縱然這些努力有其不足之處，但我們知道他們仍是有所助益的。我們也曉得要建立堅固的信仰，是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共同達成，而這些方面的努力也不容忽視，我們且要留心建立信徒的團契生活、教會生活，信徒彼此支持在屬靈的爭戰上無比重要！

還有，我們對流失的信徒要存有愛心。但願我們不再時常將某某流失的弟兄姊妹當作話柄，用爲「鑒戒」的例子來加以宣揚；我們所更需要的是以同情的態度，去瞭解他們處境的困難；以及他們所曾面對的壓力，對於已經流失的弟兄姊妹，旁人所能做的可能很少，但我們（尤其是與他們最爲相熟的弟兄姊妹）仍應保持等候的態度，誰曉得在上帝永恆的旨意裏，沒有給他們回轉的機會呢？

雖然面對很多弟兄姊妹不斷流失，我們自己也無需過份悲觀。我們曉得信仰是一場爭戰，其中必有傷亡；我們也知道社會就是戰場，是充滿陷阱危險的地方，需要用信心和勇氣去面對，同時也正是考驗我們信仰底內涵的最好機會，對於一個面對社會挑戰的基督徒，過去學生時代所學到的各式理論都只是「柴娃娃」的東西，今天的試練才眞正考驗出「眞功夫」。

現在是磨難的日子，但也正是磨練更堅強信仰的日子。讓我們用信心迎上前去，記得保羅的一句話：「因爲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祂能保守我所交託祂的，直到那日。」（提後1:12）我們若相信這句說話是眞實的，也就是我們得以站立得穩的憑據。

統計、反省

黎志榮　梁兆輝

爲了更能掌握大專基督徒的流失情況，「橄欖」嘗試作一個小調查。但由於搜集各大專院校的流失情況非常困難，故我們只好縮窄搜集的範圍，只統計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以下簡稱CA　）的流失情況。當然CA　並不能代表整個大專界，但多少也可以反映出一些現象。

調查「流失」是一件難事：㈠要追索三、四年前的CA　團友，聯絡上是相當困難的。㈡我們所界定的流失者，究竟他們以前是基督徒嗎？基督徒的定義是甚麼？㈢怎樣才算做「流失」？

基於上述原因，在調查期間，我們可能會主觀地決定某些情形。除了可能有一些主觀的判斷之外，爲了方便調查，我們以「半年內沒有回教會的人」作爲流失的一群。但我們亦相信以下的數字，仍有頗高的可靠性。

表一：1976年畢業的CＡ團友直至現在的流失情形

學院：	畢業時人數	現在	流失	流失率	男	女
文學院	15	12	3	20%	1	2
社會科學及法律學院	13	13	0	0%	0	0
理學院	6	4	2	33%	0	2
工程及建築學院	4	4	0	0%	0	0
醫學院	7	5	2	29%	2	0
總和	45	38	7	16%	3	4

在這七個流失者當中，有幾位曾是相當活躍的人：CA　的職員、院代表及教會青年團契的團長。

在這一年的調查中，我們也得到一些統計：在76　年畢業之前，已經有11人流失了，故畢業前流失率爲20%，而畢業前後的總流失率爲32%！

表二：1978年畢業的CA團友直至現在的流失情形

學院	畢業時人數	現在	流失	流失率	男 女
文學院	24	20	4	17%	0 4
社會科學院	23	21	2	9%	0 2
法律學院	2	2	0	0%	0 0
理學院	14	14	0	0%	0 0
工程學院	11	8	3	27%	3 0
建築學院	3	3	0	0%	0 0
醫學院	4	4	0	0%	0 0
總和	81	72	9	11%	3 6

表三：於畢業之前流失的1980年畢業生

學院	畢業前人數	畢業時	流失	流失率	男 女
文學院	64	60	4	6%	1 3
社會科學院	28	23	5	18%	4 1
法律學院	11	7	4	36%	3 1
理學院	26	21	5	19%	2 3
工程學院	34	32	2	6%	2 0
建築學院	10	9	1	10%	1 0
醫學院	34	23	11	32%	11 0
總和	207	175	32	16%	24 8

由於1980年的畢業時間至今只有幾個月，因此我們不能做一個畢業後的流失調查。

從上述的統計數字，我們得到下列一些結論：

㈠在六年之內，CA的人數增加接近四倍，而流失的人數也同時增加。

㈡在流失者當中，也有些曾經在教會、CA叱咤風雲的人，「猛人」流失，令人深感惋惜。

㈢在這三屆的CA，平均來看，沒有一個學院的流失率是特別高，但據近年來的觀察，似乎法律和醫學院的流失率則頗高。（是否越專業的學院，流失率也越高？）

㈣有些人認爲姊妹的流失率比弟兄高，但從以上三個表中，我們不能確定或否定這個看法。

㈤76年的總流失率竟然高達32%，但由於我們得不到於78年畢業而在畢業前流失的人數，與及由於80年畢業至今只有數個月，故此我們不能作出這兩屆的總流失率，所以我們嘗試作一假設：畢業前流失率≒畢業後流失率，去估計兩屆的總流失率（以76年爲例，畢業前流失率爲20%，畢業後16%，二者只相差4%，故這假設應當成立）。因此78年畢業前流失人數有10個，合共19人流失，故總流失率爲21%，同樣地，80年這屆的總流失率爲29%。換句話說，差不多每一屆的CA團友，畢業前後總共有20%至30%流失了！倘若這個情況是眞實的話，則我們不能不好好反省：這麼高的流失率，誰要負上責任？是流失者本身？是教會？CA？家庭？事業？戀愛？婚姻？某些弟兄姊妹？再過五年、十年，又會有多少人放棄信仰？這該是我們檢討和反省的時候。

教會長者、團契職員與及弟兄姊妹，都應該反省流失的原因，檢討我們負上了多少時間去照顧及關心別人。

調查帶來反省，反省帶出行動。

大專基督徒的流失——教牧座談會

採訪組

編者按：編者在內文中加入一些小結，（以深色字體排印）以方便讀者閱讀，及綜合座談會的進展。

出席：蔡元雲醫生（蔡）、蘇穎睿先生（蘇）
　　　袁天佑牧師（袁）、陳熾彬先生（陳）
　　　陳惠嫦幹事（嫦）
主席：陳詠恩幹事（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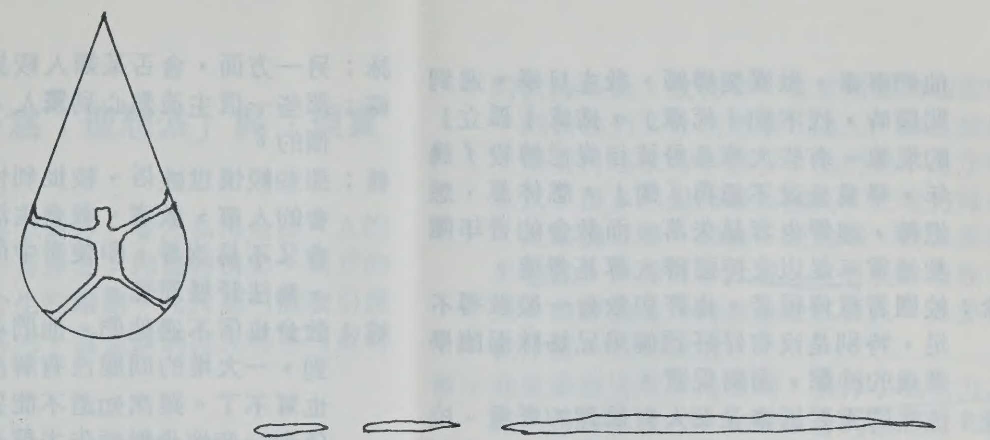
I 怎樣才算是流失

蔡：我認爲「流失」不是黑白分明的，倒是程度問題。有些流失是直截了當的否定自己的信仰，但這情形較少出現。有不少信徒只在禮拜天做基督徒甚至有守聖餐，我也算他們是流失。有些大專基督徒在校園團契裏有參與、有事奉，基督徒生命也很有活力，但畢業後，除了仍叫自己「基督徒」、仍返教會外，就沒有甚麽參與。一類掛名「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沒有流露基督徒的生命，信徒特有的價值觀；另一類可能還保留一些「事奉」，做教會的執事，收收獻金，還有一些位分、一些名銜。我認爲眞正的基督徒是在生活上活出信仰，所以上述的我也列爲某程度的流失。

陳：（來 2:1）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失去。耶穌基督撒種的比喻裏的第二和第三種都算是流失。第二種是撒在石頭地上的，土既不深，發苗最快，沒有根，不過是暫時的，及至爲道遭了患難，立刻就跌倒了。第三種是撒在荆棘裏的，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我認爲「結果實」是衡量流失的方法，而不僅是返教會。

袁：流失的信徒中，以仍有返教會的爲多。

蘇：不少大專基督徒雖然在校園團契活躍，教會生活却只限於返崇拜。那末，他們在教會參與的水平在畢業前後並沒有分別。從



教會的角度來看，他們沒有「流失」。他們在校園團契裏活躍，可能因爲有一群相若背景、思想的人齊齊活躍。畢業後的工作環境不同，不再活躍，也就算是流失。事實上，很多大專基督徒除了在校園活躍外，在教會的肢體生活是貧乏、不健全的，有些甚至沒有。畢業後，問題也就出了。環境和背景不再像校園時給他許多機會，從前的熱心也就失落了。

根據幾位講者的理解，流失並不一定是自稱不再相信基督教。

II 導致流失的原因

蔡：教會方面通常不知道大專基督徒在教會以外的活躍程度，也許是不欣賞。

袁：大專基督徒在校園活躍，畢業後未能適應教會生活，可能會導致流失。此外，教會方面不關心大專同學在校園的參與，也要負責任。

蘇：青年人通常遇到的問題，是學業、職業、婚姻、前途，人生的關卡，過了一關又一關。大學時非常活躍，出社會做事後，工作壓力大，人人都搏殺，自己很難超脫。打政府工的，或是教書的也許問題沒那麽大，但在商界，或是專業性行業中，競爭要強得多。就醫生來說，有時是「被迫」的，要是星期日，早上或晚間不開診，可能少了許多病人惠顧。這一來，就染上了香港人流行的搏殺心理。這對於男性更甚，因爲他們事業心重。踏入三十歲，又有別的問題要去思慮，包括婚姻、兒女，也是另一方面的「搏殺」。三十至四十五歲就成了許多人的冬眠時期，不大參與教會，間或帶兒子返主日學，自己躲在一旁聽道，有時會爲兒女問題才祈禱，顧慮到子女是否考入名校；做家庭主婦的忙於內務，與弟兄姊妹脫了節，就容易流失。

蔡：其實，大專環境給予同學許多弟兄姊妹的支持，有問題出也有一把弟兄姊妹扶持，有困惑也有舍堂的弟兄姊妹一起「拗」個明白，要流失也難。畢業後，在教會却難找到支持。教會一般對這一群並沒有太多支持。相反，對他們却期望多多，只顧找

他們事奉，做團契導師、教主日學。遇到問題時，找不到「死黨」，造成「孤立」的現象。有些大專基督徒自覺已搏殺了幾年，畢業後就不想再「衝」，想休息、想退縮，連帶也容易失落。而教會的青年團契通常不足以支持這群大專基督徒。

嫦：校園着重傳福音，也許與教會一般教導不足，特別是沒有好好預備弟兄姊妹面臨畢業後的冲擊，面對現實。

陳：流失的重要因素是個人對眞理的鄭重。校園的冲擊畢竟不如畢業後的厲害，到時可能覺得自己所持守的眞理，所接受的眞理教導不適切，無法體驗耶穌說的豐盛生命，別的現實來得更重要，事業、安全感等等思慮迷惑漸漸取代了「豐盛生命」。

蘇：大專好像一座象牙塔，數不盡的理想、認關、抱不平、憎厭腐化的生活。踏進社會却迥然不同了，周圍的人都腐化。一道洪流的把人捲去，腐化、物質、變幻、有酒今朝醉的心態，有誰倖免？說實在的，凡有理想的人都容易流失，從前憎惡腐化，如今却親近這些去了。社會的現實給有理想的人的挫敗感也很大。滿懷救世思想的人可能到頭來發覺在制度下打滾是徒然的，除非完全革新，不然，只有適應，特別是社工、醫院、商場、教育等方面。婚姻是另一個大難題。姊妹大專畢業了，年紀大了，加上家庭壓力、社會壓力，就與不信的結合。即使是信主的結合，隨着的家庭問題、兒女問題也可能成爲另一個跨不過的關卡。

流失的原因在於環境的冲擊：畢業前畢業後環境的轉變、不能實踐信仰、理想的失落——對社會、敎會失望。

袁：對教會失望也是導致流失的原因。有些同學可能很有理想，關心社會，發覺教會很保守，不提這方面，因而沮喪，對教會失望，甚至流失了。

詠：另一方面，會否某類人較易流失？

蘇：那些一信主後熱心到驚人，沒清楚計算代價的。

蔡：那些較憤世嫉俗、較批判性的人。不滿教會的人事、教導、教會生活的模式，而教會又不易改善，即使看中問題也只有沮喪，無法舒展理想。

嫦：教會也信不過他們。他們渴求支持却得不到，一大堆的問題沒有解決，找人、讀書也幫不了。雖然知道不能要求太多，但失望到一個地步對神失去信心，就會流失。

蘇：有時候不能要求教牧人員凡事通達，也許他們不曾嘗過大專生涯，也許經歷不同，難於了解認同。願意見到更多大專同學投身教會工作，補此不足！

蔡：大專階段衡量信徒質素容易流於側重他的活躍程度而輕忽了內涵和靈修深度。這也種下禍根。

陳：過份偏重理性追求，忽略了經歷、聖靈工作，失去平衡，也可能導致流失。

蘇：福音派神學觀念對社會問題等的漠視都可能導致流失。崇拜講道與平日世界好像是分割的兩個世界。那些信息好像只能迴盪於四壁牆之間，對世界沒有影響。我們得再思聖經的福音是甚麽？是否像現今所傳的「超屬靈」？從聖經我們也看到神的人性。我們受希臘的思想、二元論的影響過於受神的話語影響，例如對財富、貧窮、不公義的看法。若福音果眞像我們所傳的，對誠實的人來說，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放棄信仰，二、兩副面孔，三、新派路線。

嫦：一些大專基督徒不服傳統基督教思想的當兒，又沒有看準新派神學的不足，愈神秘愈想接觸。

蘇：其實，流失的人當中，有理想的只是一小撮，百分比是低的，但影響力却大。較普遍的反而是「現實派」，最多是因爲婚姻，其次是做事。試想同事們都去享樂，自己却還捱着返團契、教主日學，無暇享受人生，還是現實點好——漸漸也就流失了

。

流失的可分為「理想派」與「現實派」。

陳：除了福音要完備外，看人也得全面。人的共通性之一是罪性：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凡人都可能被引誘而至終陷落的，這是談到流失時不可忽略的因素。

III如何處理流失：預防與補救

袁：預防之一，是不單單投身校園工作，也要兼顧教會一些事奉。這一來，畢業後要適應教會生活就不致困難了。

陳：我會放心讓大專基督徒參與校園，但自己要清楚他們在做甚麽、投身的情況、活躍的程度，到畢業後就能幫助他們適應教會生活，重新投身教會事奉。

袁：對一些「流失」的人，我主張接納。好門徒不一定活躍，要看重的倒是心態方面、態度方面。要是一個姊妹婚後忙於照顧兒女，因此不再活躍，也不一定是流失。視乎她是否忠心地在家裏事奉，建立基督化家庭。

陳：當想到「教」與「牧」時，總覺得「牧」的不足，欠缺輔導。不必要求信徒多參加聚會，只要他們的基督徒生活正常。要知道信徒的信仰狀況，就得透過接觸，多傾談。到有困難時就能從旁扶持。特别要留意一些決定性的時刻，例如：畢業、婚姻、拍拖等，得尤其小心，因為取向的好壞很決定性。

防止流失的方法：加强教牧、彼此扶持。

蘇：有時候覺得教牧人員好像在努力補爛船，奔跑到無能為力，眼巴巴的見流失的流失，唯有為他們逐一禱告。有些勸也聽不進。有時安慰自己，耶穌也說「被召的多、選上的少」，保羅也說這人那人離開他。理論上，我主張像門徒訓練的成立，網式的扶持系統，牧養隊：牧者照顧幾個助牧，然後他們又分别照顧其他人，如此類推。但實行起來却不簡單，他們既不是全職工人，頂多只能照顧五個人，已吃力得很，更遑論恩賜、訓練、跟進等。何來那麽多助牧？深願更多大專基督徒投身教牧功夫。最理想是保持教會二三百人，人多了就分堂，各有牧者。

蔡：我主張信徒間彼此照顧，發揮小組動力，而不是倚賴牧者。初期教會的亞居拉和百基拉就是信徒中間起來關顧的了。其實，牧師應該像門徒訓練的訓練一群執事，叫他們不致只有做。

陳：是的，要教導那些能教導别人的人，漸漸擴展開去。

蔡：教會應該起來對抗一些社會風氣，例如醫生搏殺、工人讀幾晚夜校。要跳出那樊籠，建立新的模式。這個可能帶來吃虧，包括收入少、升級進度慢，這就是付代價。牧師應帶頭改善生活方式，然後每個行業的信徒要努力謀求改善，甚至是激變，例如教會可以資助一些基督教學校，多請一位教員以減輕現行壓得人透不過氣來的工作量。

要防止流失，教會更應積極地抗衡社會風氣及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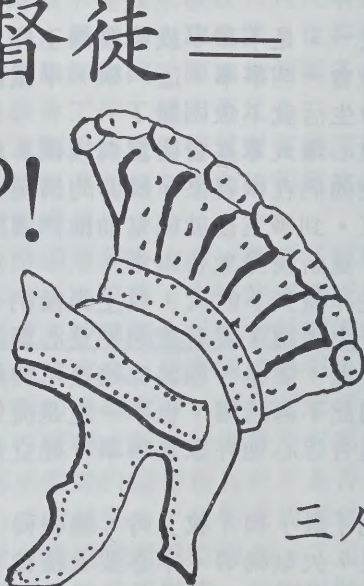
嫦：另一方面，要努力打破基督教圈子忙開會、忙活動的風氣，教會如是，校園團契也不例外。不應着重活動過於看重那「人」，要學習獨處、反省、安靜。很缺乏一些抗禦文化風氣的聖經原則教導。

陳：要很清醒的做基督徒，不然就不知不覺的給捲入社會風氣了。

蘇：要知道神在我身上的計劃，沒有目標就容易流失，要不斷的問、祈禱、尋求。

嫦：值得鞏固團契、小組，包括一些專業性小組。特别是趁大專時建立相交的基礎，因為做事後較難。

一個錯覺：大專基督徒＝無敵金剛？！



三人行

編者按：

提起一個大專基督徒，在你心目中會產生一個甚麽形象呢？有人會認爲大專基督徒必定是思想成熟、情緒穩定、臨危不亂、銳不可當的人物，在屬靈的爭戰上固然更是信心十足，不怕困難的，所謂「情關始終闖不過」，「四仔主義萬事足」等情況絕不可能發生在他們身上。

究竟現實情形是不是眞的如此呢？

在大專校園的環境裏面，實際上每時每刻都對基督徒的信仰發出挑戰，隱伏着重重危機，偶一不愼，一些弟兄姊妹就因此隨流失去，令人十分婉惜，或者我們被錯誤的印象欺騙了；或者我們忽略了一樣充滿人性軟弱的人群。

根據一些非正式的統計，大專基督徒的「死亡率」原來是頗高的，就着這個使人沉痛的現象，筆者搜集了三個眞實的個案，以圖刻劃出一部分大專基督徒流失的經過、原因，好作大家的反省和警惕。

阿男五部曲

一二三的小學階段

如果用數學來比喻，大部份小孩子所生活的「集」，包括有家庭和學校，而我，多了一個——教會。

我在家裏吃、喝、睡覺、受父母的寵愛，因爲這是我的家。

我每天上學讀書，跟老師唸「IT IS A PAN. IT IS A MAN.」，因爲我要讀書明理。

我每星期去團契，上主日學，因爲有人告訴我：「神愛世上一切小孩」，那時，沒有甚麽事向我證明這句話是假的。

「爲甚麽」的中學階段

我渡過了無風無浪的中學階段，我是媽媽口中的乖孩子，從不替老師添麻煩的「好學生」，間中亦會向同學傳福音。

攝影和電影是我的嗜好，爲此我受過不少弟兄姊妹的非議。有人硬說基督徒不應看電影，把花在拍攝和看電影的時間用來事奉神多好，而我却堅持自己的態度。

在教會裏，我一直是團契職員和詩班員，從中學開始，我已經是教會知名的「屬靈書籍書蟲」，慢慢地年長和年幼的弟兄姊妹都對我敬重有加。

當我看到褒曼時我常感到迷惑，爲甚麽神給他天才，却被發揮在反對上帝的事情上？又爲甚麽神的愛感動了我，却絲毫不能打動他？

「查根問底」的大專階段

「我是浸會學院傳理系學生」。這個多年來渴望做大專學生的心願終於實現了。我生活的集也因此豐富起來。

除了繼續參與詩班和團契的事奉外，我在教會的刊物中亦漸漸有了名氣，無論是分享個人感受、探討社會問題，或放眼世界宣教事工等等文章，絕不會少了我的份兒。

教會的長者也曾勸我要理性和感性兩方面平衡，可是，或許我要承認教會內的教導與校園裏的思想意識有一段塡不平的鴻溝，就好像兩個分集完全沒有交集一樣。

「阿男，你是說笑的嗎，星相學根本是全無根據的。」

「那麽，三博士不是被明星指引才找到耶穌的嗎？難道星星只是小孩子心裏的亮晶晶？」

「哼！你又在說些似是而非，教人難明的說話，莫非叫我們基督徒去看掌相問前程，不求問神的旨意？強詞奪理！」

大專教育使我學會了處事要有客觀批評的態度，而教會的弟兄姊妹總無法接納，因此，我與弟兄姊妹漸漸遠離了，肢體間好像多了一層莫名的隔膜。我亞男，從此成了教會的「奇人」。

兼職生涯

傳理系學生做兼職是十分普遍的事，三年級時電台邀請我當D.J.，主持每逢星期日早上十一時的節目，這個時間剛巧與崇拜時間相衝突，去參加崇拜好呢？還是去當D.J.好呢？我在躊躇。

算了吧，反正我在崇拜時不能集中精神，口裏唱着「我心專主爲大」，心裏却想着要交的「PAPER」，而且，崇拜不一定要在星期日早上十一時在教會裏擧行的，任何時間、空間也可以敬拜神罷。

於是，這兩年裏，我便生活在學校和電台中，經常兩地來回，教會？遠我而去了！

風雲起伏的傳媒工作

「你是阿男？好開心喲，我終於打通電話給你了。」

「你想點那一首歌？」

「我想問問你，爲甚麽你不像其他D.J.一樣，在節目中說些關於你自己的事？」

「因爲我覺得在衆人面前說自己甚麽甚麽的，與跳脫衣舞沒啥分別。好了，你想聽那一首歌？」

回想這幾年來，我很久沒有理會神了，以

前習慣每天讀聖經祈禱，心煩時跪下來向祂傾訴，雖然現在仍然留有神是慈愛的印象，並且祂掌管日出日落，但祂離我太遠了。

在電台工作經常遇到複雜的人事糾紛，別人要踏在我頭上往上爬時，我便要立刻狠狠的還擊，競爭好像成了我的目標。

「度橋」的大前提是要吸引聽衆，甚麽傳播事業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只是讀書時記着用來應付考試的罷。

神的律雖然仍隱約地包圍着我，但祂的聲音已經十分微弱，有時甚至完全聽不見，神與我的關係就這樣煙消雲散了。

我們的借鏡 我的朋友，美蓮。

每逢與一班相熟的朋友坐下來回憶往日的夢，大家都不期然想起她——美蓮。想到她愛主的熱切，以往的一番衝勁。每當提起她時，大家都不期然爲她婉惜，不是婉惜她沒有豐富的物質享受。相反，她可以說是一無所缺，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一個盡責的丈夫，三個活潑的孩子。但是她放棄了一個豐盛的生命。

正如聖經所說：「人若賺得全世界，却賠上了自己的生命，有甚麽益處呢？」

這是一個不願被公開展示的記錄，不是茶餘飯後的資料，更不是揭發別人陰私的特稿，至少作者本意並非如此。哥林多後書十章十一、十二節是本文寫作的目標：「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成爲鑑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爲站得穩的，須要謹愼，免得跌倒。」

美蓮在中四信主，亦清楚自己是重生得救，又知道所信的福音是甚麽，而且信主後十分長進。由於她喜歡看書，所以長進得特別快。在中學時代已經看一些比較有深度的屬靈書籍，終日不離JOHN STOTT，C.S. LEWIS ，慢慢地美蓮的思想已漸趨成熟，加上她分析事物有深度、有遠見，弟兄姊妹都很佩服她。想不到這樣却成爲她日後跌倒的絆腳石，她實在知得太多，而別人的論點很難令她信服。

在事奉方面，神亦給她許多恩賜，除了在教會擔任要職外，還在學校裏成立一個團契，成爲團契的開山祖師，她並且爲其他學校成立團契，很多官校的團契，都是她一手創辦的，還帶領幾個團契走上軌道。當時，有很多弟兄姊妹常常在她的鼓勵下，學習怎樣去閱讀屬靈書籍、分析事物，我也是其中一個受惠者。

踏進大學、面對衝擊

預科畢業後，她考上了港大，當年正是學運如火如荼的時候，爲了保持基督徒的正義感，她花了不少時間與別人辯護及提出基督徒對事物的立場，她最反感是那些沒有正義感的基督徒，有一句話是她極表贊同的：「寧可與有正義感的非基督徒下地獄，也不願意與漠視國家社會大事的基督徒上天堂。」

雖然在理性上的衝擊帶來了思想上深刻激蕩，但她仍然抵擋着風雨的侵凌，繼續在校園作見證。

愛情的故事………

人總是有輭弱的一面的。大學二年級時，就好像粤語長片所描繪的愛情故事一樣，她遇上了她的表哥，起初雖然聲稱彼此只在思想上交流意見，但漸漸地迷糊起來了……

她努力叫自己清醒、理智，不要糊塗，很不幸，她發覺自己已墮入情網中，於是，她改變了主意，希望透過自己的力量，將表哥帶回教會。

一場意外

美蓮曾經嘗試與弟兄姊妹訴苦，但是與他們交通，總搔不着癢處，膚淺寒暄的問候話，又怎能接觸到她內心的困苦呢？

二年級下學期，另一個沉重的打擊終於將她的信仰完全粉碎。她的妹妹給電單車輾斃。她曾竭力問神的公義、信實何在？當時，有些弟兄姊妹主動地關心她，但她拒人於千里，誠然，一個人情感衝動的時候，是很難看到神的信實，但另一方面自我放棄的態度，令到她與神的關係扯得更遠。

她的選擇

一個處於破碎、眞空狀態的心靈，就好像一個遇溺者希望抓着一件東西求生一樣，美蓮那時候極需要感情上的安慰和支持。這時最能夠給予她安全感與滿足的當然是她的表哥，於是，以往所有的理想早抛諸腦後了。

沒有一個人可以選擇同時愛世界又愛神。結果，美蓮選擇了表哥，放棄了神，利用「忙」作藉口，半掩蔽地隱退出教會的圈子外。

這十年來

一九六九年

那年我剛剛小學畢業，參加了一個由聖公會辦的少年團契，團契生活並不是以讀經，祈禱爲重，雖然每次聚會前後循例有開始及結束祈禱，但是內容方面却是康樂活動居多，所以，與其稱爲團契，倒不如改名爲「青年中心」。

一九六九至七二年

「你眞的認爲結婚擺酒，是一樁好事，不是浪費嗎？」

「這個就要看你個人的價值觀了。」

「價值觀？」

「就是說你個人認爲最重要的地方，或是……。」

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剛剛升上中三，由於在幾年裏，每個星期六下，我都會參加少年團契，所以，我們一班朋友混熟了，大家在很多事情上都有意見交流，經常討論及分析問題，透過看書，研討來幫助自己成長，建立自己分析事物的能力。事實上，這段時間十分寶貴。

一九七三至七四年

人是漸漸長大的，康樂活動絕不能再滿足一個中五學生，況且友誼亦無須倚賴教會來維繫，究竟教會生活是甚麽？

爲了應付會考，我又與數位小學同學走在一起，組織讀書會。會考後，我們仍然維持兩週一次的聚會，主要是談及信仰問題。

最後，我們決定每星期有一個福音性查經班，從四福音開始，探討甚麽是救恩，對這些信仰的研討，我滿懷着濃厚的興趣。

七四年十月

「主耶穌基督就是道路，眞理、生命，凡信祂的人，都必定得着救恩？」講員解釋聖經裏面的說話。

我們四個人就在這天晚上的福音聚會裏受感動決志信主。我們懷着興奮的心情繼續參加查經聚會。而星期六我仍有返少年團契。心想，我得了救恩，得了永生，亦希望團契裏的好朋友也有機會信主，傳福音的心志縈繞在心裏。

七四年十一月

「葛培理來港」的消息幾乎全港市民都知道。當然，我亦不會錯過這個寶貴機會赴會聽道，果然，在葛培理佈道大會裏面，我興奮了不少。

七五至七六年

「你們用『主禱文』來祈禱，已經有多年了，但是你們知道唸的是甚麽嗎？空唸是沒有用的。事實上，主禱文是主耶穌教我們祈禱的禱文，裏面所說……。」

這兩年間，雖然預科的功課很忙，但是我仍抽空回到少年團契，希望給他們一些指導，努力向他們傳福音。

其間，我亦在這間聖公會教會裏受洗。

查經班是我生命的靈糧，少年團契是我傳福音的對象；而教會却好像與我無關，一點歸屬感也沒有，返崇拜也是間竭式的。

一九七六年

「我唸了兩年預科，當然希望考上港大，中大是後補的，至於選甚麽學系，考到了再打算吧！」

這大半年來，我沒有參與査經班，好像跟所有宗教生活脫離，入學試成績公佈後，中大考上了，但是港大……。

一九七六年九月

「左鄰右里都十分羡慕你能夠走進大學之門，我們做父母的，確實增光不少，為甚麽你終日無精打采呢？」

唉！上大學的意義何在？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眞的有興趣讀地理，但是，別的科目我更不了解。

一九七七年九月

「嗯！我們班來了新同學嗎？」

「不會的，學校不收轉讀學生的。唔！我想起來了，聽說今年來了一個轉系的，大概是他吧！去年他是地理系學生，今年轉來我們新聞系。」

「眞討厭，又是個抽烟鬼。」

「聽說，他從前是個基督徒。」

「基督徒？為甚麽不返教會，不返團契，只顧抽烟，生活顚倒。」

「噓！細聲一點吧！」

這年來，抽烟已經成了我最佳嗜好，其實抽烟也沒有甚麽不對，悶起來，不抽烟，有甚麽好做。

雖然同學對我不大了解，但是我喜歡愛新聞學，每天看到世界大事、人類面臨的種種問題、社會經濟的盛衰，我就為這些事情感到痛苦，特別是在災難中無辜的受害者，我經常想來想去，總想不通，為甚麽世界上有這麽多苦難，難道沒有公道之處，在新聞工作裏面，我有機會去看、去接觸、去了解整個世界；更加有機會去為一些事情伸寃，別人對我的看法，我是不會介意的。

七九年九月

「喂，你好嗎？還認得我嗎？」

「認得。」

「眞的，幾年沒見，你還認得我。」

「你是少年團契的……。」

「眞好記性。聽說，你已經是新聞系四年級學生了。」

「是呀！而且我在××報兼職。」

「聽說，你很久沒返教會，不信神了，是嗎？」

「唔……，這個問題，就像一個人擁有一間屋時，似乎感到很滿意，很喜歡，但當他打開窗門，便會發覺窗外還有很多東西，是自己不知道，不明白的。我這樣說，並不是指事情沒有好的一面，只不過，一個人書讀多了，對事情的看法也就不同，今天你認為有價值、很寶貴的事，他朝你學多了，或許會發覺不外如是，你明白嗎？」

一點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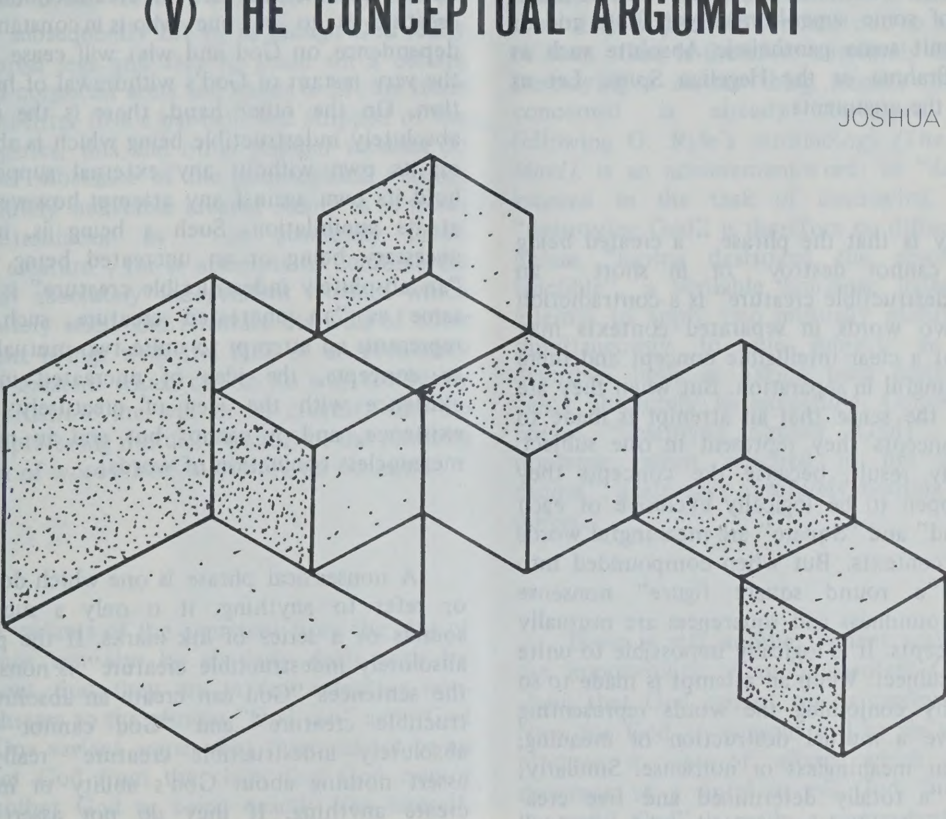
以上幾個寫實故事固然不能代表所有大專基督徒流失的過程，但從這些個案中，却反映出某些基督徒跌倒的幾個因素：理性的衝擊、情場的吸引和事業的競爭。這個世界的引誘對基督徒實在有很大的考驗，基督徒一旦把持不定，便往往棄關失守。筆者亦深信這些問題必須帶到神的面前才可以獲得解決。但在以上的例子當中，暗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事實，當弟兄姊妹在信仰的邊緣掙扎時，倘若周圍的弟兄姊妹能敏感地付出愛心和關懷，也許他們不會隨流失去。

別再盲目地以為大專基督徒是「萬能士」，他們也不過是有血有肉有着人性弱點的人，他們所面對的試驗和衝擊，十分需要體諒和支持，你和我也不願意看見弟兄姊妹在默默無聲中逐漸消失罷，我們有甚麽責任呢？教會又有甚麽責任呢？

FALLACIOUS ARGUMENTS AGAINST THEISM

(V) THE CONCEPTUAL ARGUMENT

JOSHUA PONG



The Scriptures declare that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 (Lk.1:37). That God is omnipotent is certainly one of the cardinal articles of the traditional Christian faith. However, some have argued that an omnipotent God cannot possibly exist. Mc-Taggart, the idealist philosopher, formulates the argument in his *Some Dogmas of Religion* by asking and answer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 "Could God create a being of such a nature that he could not subsequently destroy it?" "If we say" he continues, "that he could not create such a being, then there is something he cannot do. If we say that he can create such a being, then there is still something that he cannot do--to follow such an act of creation by act of destruction". In other words, whatever we may say of God with regard to creating a being of such a nature, we have to affirm that God is not omnipotent or that an omnipotent God cannot possibly exist. If we say God *cannot* create such a being, we are affirming that God is not omnipotent. If we say he can create such a being, we still have to affirm that he is not omnipotent, because he cannot follow such an act of creation by an act of destruction. Does not this point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just cannot be an omnipotent God as the Christians have believed?

1. The Argument from the Idea of Omnipotence

I call the following anti-theistic arguments conceptual because they all allege to have discovered some flaws in the idea of the christian God -- either in terms of inconsistencies found within itself or of its incompatibility with some undeniable known facts of experience -- as to render inpossible the claim that there is an objective reality answering to or corresponding to that concept. It may also be helpful at this point to indicate that these arguments are antitheistic not necessarily in the sense

that their propounders deny the reality of all super-human beings: they may be antitheistic also in the sense that their propounders merely deny the existence of the traditional Christian God but admit the reality of some super-human yet finite god or gods, or admit some pantheistic Absolute such as the Hindu Brahma or the Hegelian Spirit. Let us now turn to the arguments.

Our reply is that the phrase " a created being which God cannot destroy" or in short " an absolutely indestructible creature" is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Two words in separated contexts may each represent a clear intelligible concept and there fore be meaningful in separation. But when they are conjoined in the sense that an attempt is made to unite the concepts they represent in one subject, nonsense may result, because the concepts they represent happen to be logically exclusive of each other. "Round" and "Square" are meaningful words in separated contexts. But when compounded into the phrase "a round square figure" nonsense appears, for roundness and squarenes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concepts. It is logically impossible to unite them in one subject. When an attempt is made to so unite them by conjoining the words representing them we have a mutual destruction of meaning, which ends in meaningless or nonsense. Similarly, phrases like "a totally determined and free creature", "an entirely black and entirely white marble" and "a totally shut and open door" represent cases of attempting to unite mutually exclusive concepts in one subject and are for this very reason mere meaningless conjunctions of words.

Christianity asserts that God alone exists necessarily, eternally and independently. All else is his creation, which he created from nothing. Being created by God from nothing, created existents have no independent principle of existence of their own: they exist and operate in ceaseless and utter dependence on God's constant sustentation. It is therefore absolutely (logically and metaphysically) impossible for any creature, inevitably in such a mode of complete dependence on God, to resist or frustrate God's will in an absolute way. (Creatures endowed with free-will can by God's permission, resist or frustrate God's will in a relative way; they cannot do this in an absolute way, that is, without his initial and continuing permission). The phrase "an absolutely indestructible creature" carries within itself two mutually exclusive concepts. On the one hand, there is the idea of creaturehood. To be a creature is to be one who is in constant absolute dependence on God and who will cease to exist at the very instant of God's withdrawal of his susten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the idea of an absolutely indestructible being which is able to exist on its own without any external support and to hold its own against any attempt however powerful at its annihilation. Such a being is, in short, a necessary being or an uncreated being. Therefore "an absolutely indestructible creature" is really the same as "an uncreated creature; such a phrase represents an attempt to unite two mutually exclusive concepts, the idea of uncreated independent existence with the idea of creaturely dependent existence, and it cannot but end in nonsense, a meaningless conjuction of words.

A nonsensical phrase is one which does not say or refer to anything; it is only a succession of sounds or a series of ink marks. If the phrase "an absolutely indestructible creature" is nonsense, then the sentences "God can create an absolutely indestructible creature" and "God cannot create an absolutely indestructible creature" really say or assert nothing about God's ability or inability to create anything. If they do not assert anything about God's ability or inability to create anything, then they cannot be premises from which to conclude God's non-omnipotence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an omnipotent God. In other words the argument

a. God cannot create an absolutely indestructible creature,
b. So He is not omnipotent;
c. God can create an absolutely indestructible creature,
d. So He is not omnipotent;

Therefore God cannot be omnipotent or there cannot be an omnipotent God.

is fallacious. This is because both premises a. and c. assert nothing about God's abilty or inability to create anything, since the phrase "an absolutely indestructible creature" is as void as a blank, saying absolutely nothing about anything.

I have of course presented the more philosophical version of this argument. The more popular versions of it usually contain rather naive anthropomorphic ideas of God. One such version asks if God could create a stone so heavy that he could not subsequently lift it, as though God really had corporeal legs and feet to stand on a certain planet and corporeal arms and hands to lift the stone as a weight-lifter lifts a bar-bell. But stripped of the naive imageries, this and other popular versions do contain the substance of the philosophical version. "An absolutely unliftable created stone" is as much a self-contradiction as " an absolutely indestructible creature", for it attempts to combine the idea of an absolutely independent existent which can absolutely resist and frustrate the wills of other independent beings with the idea of an absolutely dependent existent which can in no way absolutely resist or frustrate the will of its creator: and the two concepts being mutually exclusive, the resulting conjuction of words must inevitably be nonsense.

Other variants of the argument from the idea of omnipotence can also be similarly dealt with by pointing out that they are in fact attaching nonsensical phrases to the phrases "God can" and "God cannot". One variant argues that there cannot be an omnipotent God from the claim that God cannot create another God or being exactly like himself. This in fact is an extension of the idea in the earlier variant. Instead of being merely an absolutely independent and uncreated being, we have a full-fledged God which, so it is alleged, God cannot create. But the contradiction involved in this argument is even more glaring. The Christian God is by his very nature eternal, independent, self-existing, uncreated and is the sole creator of everything else there is. To ask God to create a God exactly like himself is to ask him to create a being who is eternal, independent, self-existing, uncreated and the sole creator of all else including his own creator! This certainly is more absurd than asking God to draw a square circle or a pentagonal hendecagon. The phrase "creating another God" is therefor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referring to nothing, and by attaching this meaningless string of marks to "God cannot" one is not say anything at all about God's power.

Another variant argues for the impossibility of an omnipotent God from the claim that God cannot destroy himself. But in fact the phrase "destroying God" is just as meaningless as the phrase "creating another God". God's existence is necessary; it is absolutely impossible for him not to exist or cease to exist. God is therefore absolutely indestructible. Destroying a certain thing implies that the thing concerned is already destroyed. "Destroy", following G. Ryle's terminology *(The Concept of Mind)*, is an achievement-word; to "destroy" is to succeed in the task of destroying. The phrase "destroying God" is therefore no different from the phrase "having destroyed the absolutely indestructible", a veritable nonsense indeed. It is an attempt to apply two mutually exclusive concepts simultaneously to one subject: an existent is described both as having been destroyed and as being absolutely indestructible. Consequently, the phrase "destroyed himself (God)", being utter nonsense, when attached to the phrase "God cannot", again says absolutely nothing about God's power.

There is still another variant which argues for the impossibility of an omnipotent God from the claim that God cannot sin or cannot commit evil. Now for God to commit evil or sin is for God to produce a state of affairs which involves the existence of a sinful or evil God. But the phrase "a sinful God" is really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God is supremely and necessarily good. He is Goodness. There is absolutely no possibility of himself becoming or being evil at all. "A sinful God" is as meaningless a phrase as "a sinful but utterly and necessarily sinless being". Hence when such a phrase is attached to "God cannot", we are again saying nothing about God's power.

In conclusion, the sentences "God cannot create another God", "God cannot destroy himself" and "God cannot sin" are all in fact as meaningless as the incomplete sentence "God cannot ________". Being so, the arguments which use them as premises to conclude that God is not omnipotent or that there cannot be an omnipotent God must be fallacious.

情牽行：





士林

● 近日重看七六年出版的中國專輯（橄欖第七、八期），想不到感受仍新。以當時橄欖的人力物力，居然能打破重重桎梏，正視中國與基督教的關係，實在叫人欣喜。

四年後的今天，幾乎每一間教會都曾提及中國，大專信徒也多能慷慨陳言對中國應有的負担，大部份更曾於假期間北上觀光。但是，平心而論，在這四年里我們對中國的研究、了解和負担增加了多少？我們自以爲是的態度是否有改變？隨著社會機器日趨龐大，中國問題也越益複雜和多面化(Multi-dimensional)。以致向十億同胞傳福音不再是「每個信徒帶數本聖經北上隨處派」，我們亦不能單在一段安全距離内大搞學術研究，或以君臨天下唯我獨尊的態度回國「教導」國内信徒。經過四年的感性認知，也許我們在高喊向十億同胞傳福音之餘，也該靜下來學學普通話、簡體字，認真的了解中國現今的形勢、人民的生活、國内信徒面對的試煉，學習怎樣尊重國人、成為中國人的一份子和怎樣建設中國，更應在如今有限的時間内多作準備工夫，仔細反省我們會不會把錯誤的次文化引入中國，並積極的實踐信仰。

爲此，《橄欖》願意更全面深入，和以一個有切膚之痛的態度來面對中國。由於我們各方面的不足，我們盼望你能提出批評意見，一起摸索，同心爲在中國彰顯神的榮耀而努力。

● 本期刊登了士林君的「清華行」。作者是港大三年級學生，七九年聖誕假期參加學生會主辦的「香港大學學生會清華大學交流團」，得清華大學及其學生會招待十天。文中提及的「處境化」及「次文化」的觀念還未成形，希望讀者多來信討論。專欄還打算涉及國內信徒跌倒情況、四化與基督徒知識份子、國內生活體驗、台灣教會等。對這些問題有興趣的讀者請盡快與我們聯絡。

——編者——

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隆隆火車載著期待興奮疑惑憂慮戰兢直奔廣州。

廣州晚膳後，換上了快車再奔北京。我們買的是硬臥票，每一卡約可容六十人。我睡在上鋪，十九、廿日早上的靈修便是曲著腰，抖下滿車廂嘈吵而完成的。然而，蟄處車廂亦有其好處，就是可與團友有較多接觸機會，也可以和國內同胞談談。如不想傾談時，亦大可倚窗外望，飽覽一下南北橫切面的風光。如果你稍為留意，當可發現長江南北的風景迥然而異，江南細膩柔巧，江北粗獷遼濶。兩相比較，我還是喜歡江北的「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打從中學接觸「清華大學」這個名字始，對她已有種莫名的嚮往，總覺得清華二字是那末挺秀清麗，那末富鄉土味。當時我還未信主，更是一個反對基督教的憤怒青年，清華之名亦是從非基同盟的一些有關資料上看來的；想不到現在不單有機會在那心儀已久之地住那十天，自己亦已成為基督徒達二載。

二十日清晨抵達清華。清華大學是國內五間重點大學之一（其他是北京大學、上海復旦、廣州中山和西安交通），座落於北京市郊，是一所全理工科的學府，共分十二個學系，有六千餘學生，在五四及非基運動中都曾扮演過重要角式。清華大學前為清華堂，校園中最徇美的是稱為「水木清華」的地方。堂中的荷花池，便是朱自清筆下「荷塘月色」所描繪的荷塘。我們住在用以接待訪客的荷花池二號宿舍，環境亦屬清雅，房內的暖水管把氣溫帶到十多度，所以也很舒適。唯一不能適應的倒是我那「老爺錶」，每當由室外進入室內或由室內走出室外，不知是熱脹冷縮還是甚麽，它總是停下來沉默抗議。

吃過午飯後，一連串緊密的項目亦隨而展開。這些項目可分為遊覽、訪問座談和聯誼交談三大類。在這十天中，我們到過了頤和園，軍事博物館，月壇公園，長城，定陵，十三陵水庫，天安門，毛主席紀念堂，中國歷史博物館，西單，王府井和北京動物園；亦看過了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的紀念展覽。除了長城，其他名勝給我的印象只是平平無奇。頤和園只是更精巧和放大了十倍的荔園，定陵是用萬千人民性命血汗築成的棺木，十三陵水庫好像淡水湖，沒有人民聚集的天安門失去了五四、四五的光釆，西單和月壇不再有民主怒號，動物園只有熊貓足觀，王府井只是十多年前的彌敦道，只放一副水晶棺的毛堂更佔據了千萬人民站立的地方。只有長城，由山海到居庸綿延六千里，氣吞牛斗，歷盡滄桑，數千年默默的護我國翼我民，更數盡了風流人物。由於十八日下了一場大雪，積雪未除，沿那又陡又滑的斜坡爬行，眞不能想像那古戰士如何在長城奔跑。走到了盡頭的烽火台，極目遠眺，數千年往事，頓注心頭。彷彿看到了黃帝炎帝、釐定周禮、胡騎南侵、楊州十日、嘉定三屠、靖康之恥、八國聯軍、SCRAMBLE FOR CONCESSIONS、南京條約、尼布楚條約、割地賠款、九一八、七七、八百壯士、甲午海戰、南京大屠殺、軍閥割據、國民黨貪污、文革大動亂、釣魚台……。主啊，為甚麽近百年的中國要受如斯苦難，要用鮮血染紅歷史，要用熱淚對抗列強槍炮！想起了岳武穆文文山的壯濶波瀾，五四青年的「鐵肩擔道義、膀臂負乾坤」，我只有憤慨，憤慨自己無力正乾坤，憤慨北極熊東洋鬼子在虎視眈眈，憤慨香港信徒躭於安逸而十億同胞未聞福音。脫下手套，撫摸那冰冷斑駁的石塊，觸到長城脈搏，不禁愴然淚下。躬身拾雪，才發覺把瓶子遺在宿舍。想不到千里迢迢的把那精緻瓶子携來，却因本性善忘而不能帶走長城雪，空餘一點惆悵，亙在我心。

× × × ×

STIAN SUBCULTURE)。香港的基督教圈子可說是很特別的，她有一種脫落於普通市民的次文化，具體表現於所用的術語、詞彙、服飾、聚集方式、談話重點、價值道德觀、世界觀、甚至髮型之上。試想想，若你對一個全不認識基督教的人談甚麼「恩賜」、「復興」、「傳福音」、「事奉」、「屬靈」，他會懂嗎？你見過主日講台上的講員不結領帶不穿西服而穿牛仔褲中山裝嗎？團契豈不是比學生會溫情嗎？若你是個「手停口停」的工友，你可以優閒地花一個星期去夏令會嗎？其他人會因多看街上漂亮的女孩子兩眼而內咎嗎？我們的談話內容，豈不多是「最近靈修如何」或教會這教會那嗎？你所見的傳道人，豈不多是短髮的？雖然教會現今文化規範（CULTURAL NORMS)中有不對的地方，但我並不贊成對現今次文化予以全盤否定；事實上次文化的形成屬無可避免，而某些規範亦屬必需甚至正確。但是當我們不用那些術語和不俯伏在那些規範下便覺不自然甚或失去安全感，以致在自覺或不自覺中我們在強化（REINFORCE)這個次文化和排斥侵入者時，我們便是囿於這個次文化，被它控制。當工友感到格格不入但仍要他們穿西服回教會，當我們無知地把這文化加諸他人身上時，這不是要他們接受另一種割禮還是甚麼？當信徒不能從這個次文化拔出來時，所能接觸的無非是性情相近和很「宗教型」的非信徒，而忽略了處於另一些次文化中的人（例如低下階層、工人、學生會中央的、吸毒的、犯案的）。一位學生會幹事於某次福音週聚會後告訴我：「我也不知那些人是從那裏跑出來的，圖書館不見他們，學生會也不見他們！」他的說話誠然有誇張之處，但誰又能否認基督徒接觸範圍之窄！最糟的還是一面怕學生會幹事和「國粹佬」，一面卻作其鄙視狀罵他們水平低、觀點單一，從沒有以愛心去關懷這些接觸不到的人羣。試問他們想甚麼，用甚麼方法處事，他們的次文化是怎樣的，我們淸楚知道嗎？若我們連這些也不知道，當然遑論與他們對話，在護教學上所下的功夫也算是白廢了。回港後我看了一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的「世界宗教研究」，內裏對基督教近代神學思想有深刻概要的瞭解，但是基督徒對共產主義馬列主義辦証唯物論社會發展史又認識多少？是否當現今思想領域被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理想主義、人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儒家佛家道家、享樂主義、科技主義、物質主義、快餐文化、電視文化佔領時，我們却感謝主因這是末世的癥兆，主要快來了。是否當他人不接受我們的次文化以致不接受福音時我們便稱他們爲滅亡之子，回到教會中感謝神將這些事向他們藏起來而向我們顯露？又是否當基督教被人詰難我們毫無還擊衛道之力，便讚美神讓我們不用高言大志只傳基督？這樣的囿於這個次文化中，又如何能做鹽做光？我們不過是藏在牀下的燈罷了！要超越這個次文化，我們必需要以廣濶的胸襟，開放的態度，淸醒的頭腦，靠著聖靈的指引多接觸不同類型的非信徒，多瞭解他們的思想及處理事物方式，和多看他們寫的書。此外，信徒更應好好掌握傳媒，以影視文字滲透社會每一個角落，以抗衡整個日漸腐化的文化。報紙雜誌更應是要爲神搶回的已失之地。

第二是 CONTEXTUALIZATION（我想勉強可譯作處境化吧）。這又分兩個層面來看，一是神學的處境化，二是概念的處境化。教義上的處境化，即是神學上的本色化。福音的信息歷久常新，但表達方式却需適應某一特定時空，這樣才可以在不失去福音眞義時又能把神的道更活潑更有力的藏在人心，對非信徒也顯得更適切。對中國大陸而言，這個需要更形逼切。因爲國內大部份青年的思想體系一如前述，對基督教諸多誤解，整個社會文化又不斷向他們灌輸一些反宗教的觀念。我對本色化的理解很膚淺，但我深信象牙塔內學院式和富於西方色彩（特別是美國基要派）的神學體系將很難在中國生根，只有適切的、結合實踐的神學體系才能站立得穩。照現今中國發展來看，科學與信仰、進化論與創造論可能比豫定論、三位一體的概念對同胞更適切吧！

其次是概念的處境化，即信仰實踐。華人福音派多偏重抽象的概念，而缺乏具體實踐的鼓勵和教導。例如我們常掛在咀邊的「愛」便是個好例子。我們常被教導或教導別人要愛人如己、愛仇敵、愛弟兄姊妹、愛教會、愛主。可是甚麼叫愛？甚麼行爲是愛的表現？甚麼不是？施捨是不是愛？我們應怎樣去愛人？是每見到討飯的就給他一塊錢嗎？誰是我們的鄰舍？對不同的人愛的表達方式是否一樣？愛與其他基督徒美德又有何具體關係？另一個好例子是「傳福音」。是不是直接宣講（DIRECT PR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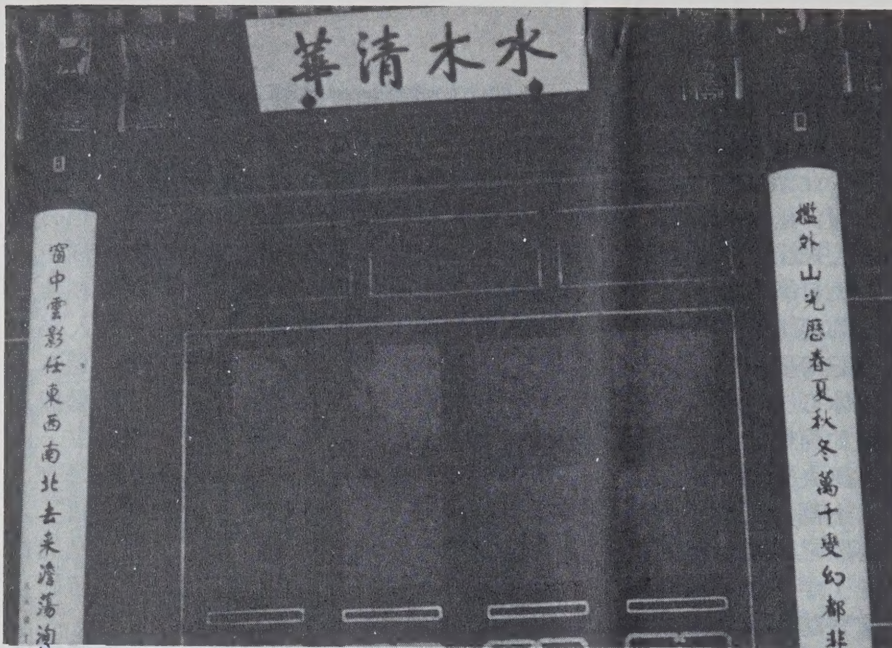
以交流團的名義出發，最有利的還是能到一些私人造訪不能到的地方，與接觸不到的人談話。我們訪問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青聯、學聯、民族學院、人民日報、副教育部長、文聯、第一機床廠和四季青人民公社。接待我們的有清華副校長張維，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老作家冰心，教育部副部長（忘了名字），和很多副會長、教授、書記等要員。但最叫我們佩服的，還是王若水和冰心二人。前者敢言而有個人立場，當被問及如何防止四人幫事件重演時，他直截了當的答讓人民有選舉和罷免幹部的權力；後者雖近八十高齡仍風釆不遜當年，談吐有大家風範，幽默之餘却又咄咄迫人。餘者多屬平庸之輩，兜了半天圈子還是硬把賬算在四人幫身上。在這些訪問中我們談到了又紅又專、教育政策、人才分配、課程釐定、入學準則、考試制度和師資經費等教育問題，大學生社會責任、民主運動、魏京生事件、人口問題、四個現代化、科技官僚、引進外資技術、言論自由、文學趨向、作家景況、作品質素、組織脫離共產黨領導等文學社會政治問題。很明顯的，國內很多單位和清華也料不到我們會提出那般政治性和尖銳的問題，所以倒也讓他們吃了一個小驚。

× × × ×

個人認為，雖然在這些座談會和訪問中算是見過了「大」場面，但是箇中沉悶眞是難以言喩。這次旅程最大的收穫，倒是與清華同學的私下交談和情誼。出發前我想接待我們的是樣板學生居多，但事實却推翻了這個臆測。除了一兩個滿咀官腔的東西外，其他同學倒也相當純眞、熱情、開放、坦誠和主動。遺憾的是他們對一些事情（如魏京生案及民主運動等）的資料掌握很不足，所受的禁制亦十分大（如校規明令大學生不准談戀愛等）。縱然如此，我還是交上了幾個朋友，其中包括一位相貌冷漠嚴肅的共產黨員，但却懷疑共產主義的同學。我們是在第八天才有機會傾談的，但一談之下便十分投契，像認識了兩三年的老朋友一般。我們談五四、大躍進、文革、毛澤東功過、周恩來、民主、法制、教育、官僚主義、封建思想、特權、揷隊、農村、蘇聯經驗、台灣、四個現代化、高層領導人、黨國分離、國家前途、個人理想、共產主義、人性、宗教、基督教等。一位弟兄送了他一本聖經，盼望在今後的書信往還中能叫他瞭解我們所信的是甚麽就好了。

由於我在團刊的自我介紹寫上了基督徒三字，因此很輕易和同學或團友談信仰，也有十分主動找我談基督教的。在這些個人接觸中，有幾點令我十分吃驚。第一，我們很難和他們打成一片。除了他們客氣外，還有一些人爲因素。比方我們吃飯的地方和他們不同，還有一次我們在體育館內和他們的校隊作友誼籃球比賽時，體育館更門禁森嚴，不准同學進去，由於平日體育館都擠滿人，怪不得有些同學有「大家都是中國人，爲何我不能進來」之語；此外亦有同學誤以爲我們是日本人。第二是他們對基督教的瞭解十分膚淺。有立刻想起帝國主義侵略工具的，有覺得基督教是洋教的，有問基督徒在建設中國中出過甚麽力的，有傻傻一笑的，有說笑地以手在胸前劃十字架的，有覺得基督教是唯心的，也有覺得是人民鴉片的。第三，我發覺很難向他們解釋，甚麽是基督教。在我信主的兩年半中，我總以爲我的理性裝備很足夠，直到我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去解釋而他們仍是不明所以時，我才發覺這只是自己的幻想。可是除了個人裝備不足外，還有幾個更深遠的原因。首先是時間短促（有要在兩分鐘內說完的）。再者我很難摒棄基督教術語（CHRISTIAN JARGON）而純粹以他們所明白的詞彙表達。最後而又最頭痛的就是他們的思想體系十分獨特。現今中國大陸四十歲以下的年青人自小便在唯物觀中長大，馬列思想根深蒂固，對毛澤東仍是十分崇敬，給他們解釋一些概念化和不屬於他們文化體系的觀念非常困難。至此，便反省到向中國大陸傳福音不是每個信徒帶數本聖經北上隨處派，不是四處述說一兩個國內信徒美麗的得勝見證（豈不知有更多失敗跌倒我們不知！），不是爲幾間三自教會重開便雀躍個老半天爭相奔走相告大陸福音門已開，更不是把國內信徒地址傳來傳去每人寄一本聖經給他或是要探訪他。我無意否定上述行徑某一程度上的意義，亦無意說將來中國教會要完全倚靠現今海外華人教會，但如果我們要更策略性和有效的向中國大陸傳福音和協助國內信徒，那麽我們必需想得更深遠。個人不成熟的反省，覺得有兩大點值得我們關注，和作出相應的行動：

第一是超越現有的基督教次文化（CHRI-





CLAMATION）才算？個人生活見證算不算？信徒羣體見證算不算？天國與傳福音有何關連？甚麽叫傳？應不應該用視聽傳媒幫助？會不會令福音變質？對躺在病床上不能走動的病人或早會中不准離席的學生講福音是否合乎倫理道德標準？可否以宣傳技巧（PROPAGANDA-TECHNIQUES)或情緒訴動（EMOTIONAL - APPEAL）施諸受衆？甚麽叫福音？四律便是福音了嗎？還是只有福音書中記載的才是？傳福音與讀經、祈禱、返教會聚會、基督徒生活有何關連？你常常與人討論這些問題嗎？同樣的例子俯拾皆是，說明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信徒所碰到的問題，來自概念上的遠少於來自實踐上的，但偏偏教會的教導却多與具體實踐脫節。如果歷史是要叫我們得鑑戒，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近甲子的歷史。五四後中國風起雲湧的反基督教浪潮，及共黨接管大陸後之消滅基督教勢力，矛頭的指向除了別有用心的「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工具，是騎著槍炮進來的」，「宗教是人民鴉片」外，最有力和最能引起國人共鳴的責難就是「基督教爲中國出過甚麽力？」，「基督教是中產階級玩意」，「當中國處於內憂外患時，教徒還花錢建漂亮的教堂在內唱歌歡笑」。他們所攻擊的，是信徒教會的操守多於神學概念，人民大衆看到的多於象牙塔內的理論教義。如果我們不想重蹈覆轍，就應痛下決心，正視並盡力嘗試實踐信仰。否則他日我們回到中國被問及基督徒在香港做過甚麽時，只有白白羞辱基督的名。所以，除了正視這個問題並以身作則的牧者長執外，我們更需要大羣聽道而行道的基督徒，推動信徒透過讀經和神學教育建立穩實的信仰基礎，和盡速設立一社會研究中心（SOCIAL RESEARCH CENTRE），以研究社會狀況並信仰實踐的方法及問題。

× × × × ×

十天匆匆逝去。我雖沒有魯迅「心事浩茫連廣宇」的情懷，但回港後一直心緒不寧，忐忑不安。主啊，若祢願意，求祢施恩。

（後記：庚申年大年初一凌晨一時十五分去看了「慘痛的戰爭」，眞眞實實的看了日軍如何南侵，看了老百姓倉惶避入租界，看了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看了台兒莊大捷，更看了南京大屠殺中日軍如何把小孩子拋上半空然後用刺刀連腹剖開，被活埋青年的垂死掙扎，死屍的身首異處……。看後半晚睡不著，因心中從未有過的絞痛，因國族命途多桀。悠悠五千年絢爛文化孕育的中國，險被列強瓜分之餘又被日寇南侵，剛嚥過一口氣又軍閥割據，國民黨被攆走又來了個共產黨，大躍進文革以致民不聊生，剛開始四個現代化又大禁民辦刊物。然而，就算現代化成功了，人民的生活就一定好過了嗎？中國會否走上蘇聯的舊路？縱然國富民安，那又如何？苦難的中國，有明天嗎!?）

書於庚申年大年初七
凌晨二時

激進者的偶像

編者按：本文轉載自Sojourners 雜誌，已取得該社同意轉載。文中所討論的題目雖是以美國爲背景，但作者提出的原則在本港亦有其適切之處。故譯後刊出 。

WALLIS, JIM（陸順樑譯）

恩典是慈愛的神的邏輯。我們不能靠甚麽行爲賺取它，叫我們配承受它。恩典是禮物，不是報酬。我們只可以憑信心接受它，好行爲不能叫我們得到恩典。

我們雖然明白這顯淺的道理，但却很難折服於恩典的意義之下。我們隨時可以發現我們千方百計去否定恩典是神的愛白白賜給我們的禮物。我們常認爲自己配得恩典，自以爲義，歪曲主的旨意去適應自己的目標，替自己找藉口。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正在否定神的恩典，否定自己在恩典中生活的能力，否定神的愛能改變我們、使用我們。

在我們的世代，恩典的被藐視莫過於潘霍華所指的「廉價恩典」。當我們以恩典掩飾而不是潔淨罪惡的時候，恩典便被大大的貶抑了；當我們以恩典爲藉口，爲自己的冷淡和叛逆開脫時，恩典便顯得空洞。

眞正的恩典叫人知罪、軟化叛逆的心、引導人悔改；廉價的恩典忽視罪惡、使叛逆的心更頑固、令人自滿。眞正的恩典接納和拯救罪人；廉價的恩典接納罪惡，以惡爲善。

正如潘霍華提醒我們，神以重價賜予我們的恩典，是不可濫用的。恩典不是使我們遠離順服，作門徒的道路。相反，它指引我們走上這道路。廉價的恩典宣傳沒有悔改的救恩，宣講廉價恩典的福音沒有挑戰我們的現況和政治現實的能力。

然而，基於對廉價恩典的反感，我們當中也培養出另一種否定恩典的心態。

對廉價恩典十分反感，又過份強調極端的順服和作門徒的職份，以致沒有餘地容讓恩典在我們生活中彰顯，對廉價恩典的反應可以誤導我們失去恩典。自稱爲激進派的基督徒很容易陷入以行爲稱義來取代廉價恩典的危機。

激進基督徒（RADICAL CHRISTIANS）面對的問題，是傾向於替自己的生活方式、工作、運動、行動、示威、先知職份及激進的自我形像找藉口，使我們易於把信心放在自己認同的觀點和工作上，而忽略了神的作爲，這是叫我們依靠其他東西而不依靠神的恩典的試探。

在抗拒廉價恩典時，我們常常創作出與恩典大相逕庭的出路。在我們熱切渴望順服福音信息和證明我們信心堅定不移的時候，我們會失去從完全依靠相信神的恩典而得的自由和能力。我們忘記了神的恩典夠我們和這個世界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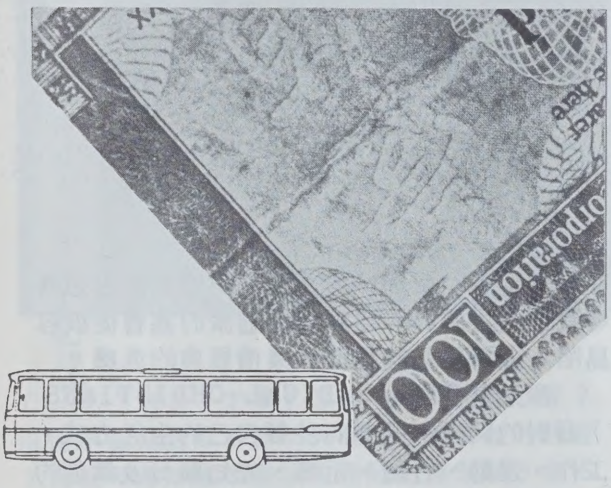
激進基督徒，按以弗所書的詞彙，有他們可誇的東西。這些東西很容易成爲我們的偶像。由於它們不是現存社會和自滿的教會的偶像，我們辨別它們的能力也就相應地降低了。因此，也很容易被它們抓着。這些偶像透過微妙的途徑，對我們有着莫大的影響力。

要除去偶像的能力，先要把它們的面目暴露出來。因爲幻覺就是偶像的力量。我們把信心放在似可靠而實不可靠的東西上，我們被偶像的幻影所欺騙，它取代了可信靠的神。

不完全信靠神的恩典，就是沉溺於幻覺中，也就是低估了罪和死的力量和高估了自己能戰勝它的力量。不依靠基督的工作就是相信自己的工作能救自己和世界。當我們不信恩典，

我們太看重自己，看輕了罪惡時，就是沉溺於幻覺中。

到底那些是我們放錯了信心的東西呢？那些是取代恩典的偶像呢？



生活方式可以是偶像

在這被消費和浪費所窒息的世代，過簡單的生活，是聖經的原則。生活簡樸，除去依靠神的物質障礙。生活簡單一點，叫我們能領略到貧窮人的痛苦。這樣可以使我們更易於參與在他們的正義鬥爭中，而不是去壓抑他們。簡樸生活的動機是使我們可以更自由地去愛神和愛貧窮的人。

然而，並不是簡樸的生活方式使我們稱義，乃是神的恩典使我們簡樸地去生活。展示簡樸生活作爲公義的標誌與簡樸生活的屬靈基礎是互相矛盾的。我們簡樸地去生活並不是出於被迫，或罪咎感，而是減低服侍神和貧窮人的阻力。這不是責任，這是一種快樂。我們不應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審判弟兄，而是邀請他們分享我們所尋得的自由和恩典。

法利賽人最不要得的心態，就是寄望於以過份拘緊的生活方式在神面前稱義。讓我們不要像法利賽人站在稅吏（亦可作富有的大機構行政人員）身旁，感謝神我們不是他這一夥的罪人。複雜的律法主義，在簡樸生活的掩飾下，可以把從這生活方式所得到的自由和喜樂奪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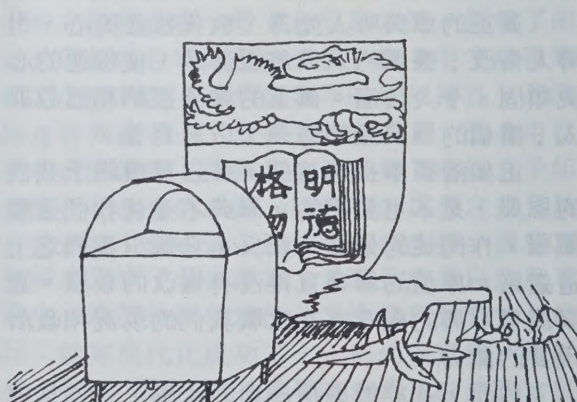
與窮人認同可以是偶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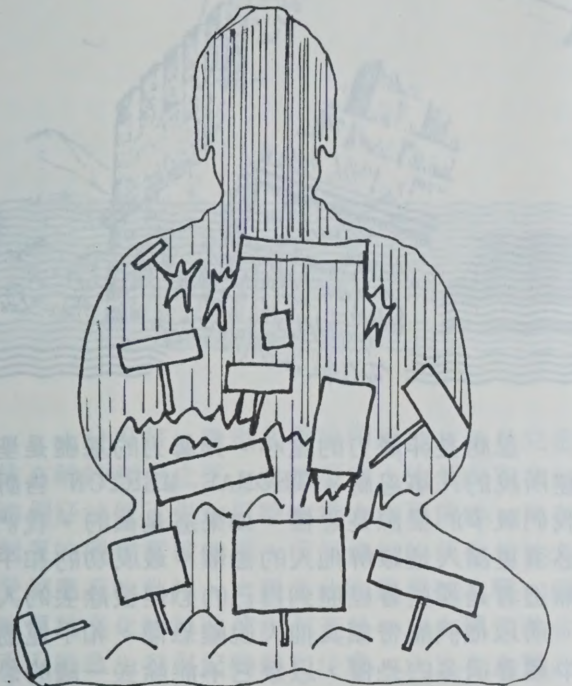
神站在貧窮和被壓迫者的一方是無容置疑的。基督活在卑微和痛苦的人當中是福音的中心。但投身於貧窮者的鬥爭中亦有其錯誤的地方。

那些「有心人」常懷着把貧窮和貧窮人浪漫化的傾向。貧窮是醜陋、苦澀的，窮人和其他人一樣在罪惡下生活。若我們認爲唯有他們和他們的生活是高尚和有節操，我們就是對罪惡不敏感。以上的心態可以安慰由富變貧的人，但却不能滿足窮人的需要。

被剝削者的痛苦往往被人利用。窮人的遭遇被廣泛宣傳，以達到個人、思想、宗教或經濟目的。新的剝削方式取代了舊的方式。窮人是公衆言論的中心、是慈善工作的目標、是政治野心的工具、爲基督教工作或左翼思想而利用窮人同樣是在他們的苦難中圖利。我們看見太多的宗教和政治激進派在貧窮人身上建立他們的事業。

熱切渴望與貧窮人爲友的人，最能夠服侍窮人。我們與窮人認同，不是要救自己，而是叫我們更能與基督認同。祂與被遺忘者及受害者爲友，祂更邀請我們參加祂的行列。祂教導我們透過愛被忽略了的人去服侍祂和愛祂。





抗議行動可以是偶像

聖經教導我們的愛和眞理不只是空言，必須要實踐出來。直接的集體行動成爲作忠實見證、建立和平和尋求公義的方法。這些行動指出了一些錯誤和危機，同時也表明了一個較佳的方法。

然而，集體抗議行動有內在的危險。抗議或其他集體行動的考驗是：誰人或甚麽事情被顯明公開呢？眞理是否被彰顯呢？或是某人、某團體、某機構、某運動更受重視呢？

所有的集體行動，都應該以愛和眞理的能力做基礎。我們行動的目的是表明這能力，不是表現自己。我們的目標，是開別人的眼睛，叫他們面對眞理，而不是證明我們是正義的，而他們却站在錯誤的一方。

當我們的行動成爲證明自己的方法時，我們正處於極危險的境況。最佳的抗議行動，應同時表明我們同樣會犯所抗議反對的罪惡，並帶有眞實悔改和謙卑的精神。最壞的行動，莫如表明自己的公義，純潔和不同流合汚。當我們的驕傲勝過抗議行動時，我們只是以政治的方法，重蹈自義的基要主義者的刋語：「我得救，你滅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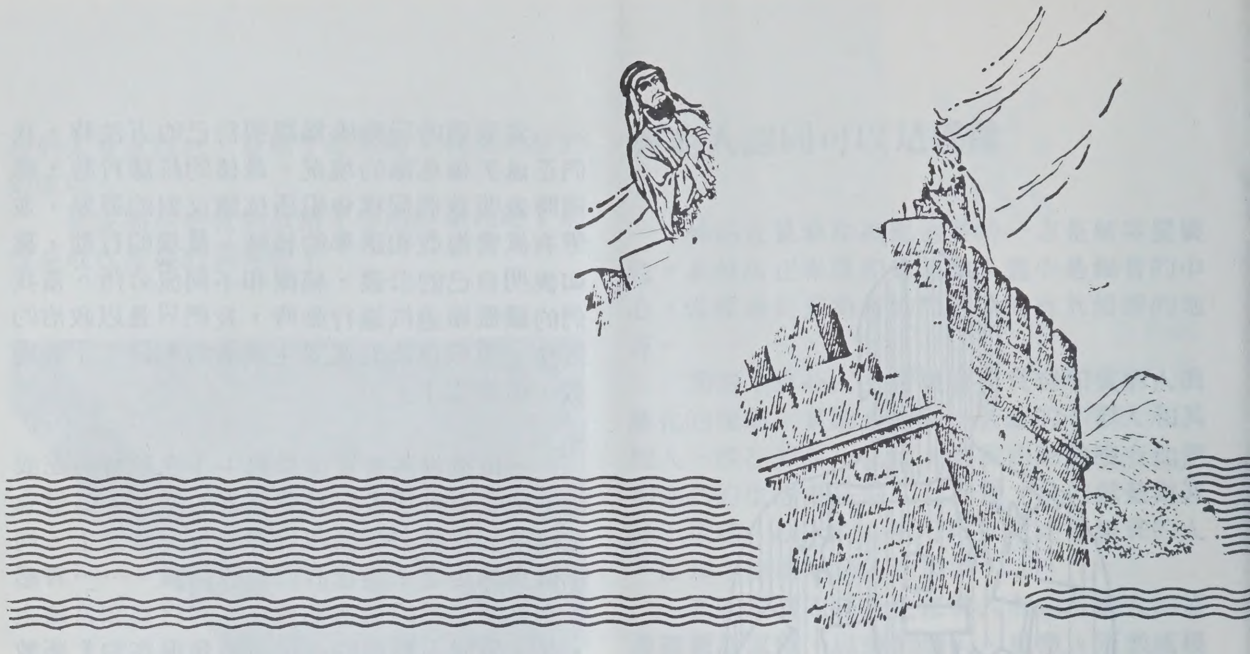
一位激進基督徒這樣寫：「在教會的左派份子中我看到很多以行爲稱義的異端，這信念是建基於我們必須拯救世界的自大意念上，同時眞實地否定了這世界已經被拯救。……常感覺到整個世界的命運都放在你的行爲和言語上，是十分叫人厭煩的……我猜想現在的『新教會』信徒被逮捕取代了贖罪劵，這當然不是屬靈的長進。」

我們的行動沒有拯救我們的能力，不過，它們有能力把眞理彰顯出來。雖然我們的行動不能代替恩典，但是它們是神恩典的見證。由於它們沒有叫我們稱義的能力，行動的較佳目標在於傳達訊息。

在集體行動方面，傳達信息既是如此重要，我們所作所言亦顯得重要起來。傳達出恐嚇性訊息的行動應被質疑。自由開放的檢討態度是保護我們抗議行動的健康和品格。我們行動傳達的質素和原則，是最重要的。

集體行動最大的危險是過於自大。我們應覺察宣稱自己在表揚眞理的危機在那裏。最常見的陷阱是易於把眞理和自己等同，而不是站在眞理的一方。由於集體抗議有內在的自大傾向，我們應常存認罪、謙卑和接受意見批評的心。

審判他人、自傲和排斥不同意見是不成熟的徵兆。這樣的抗議行動，只做成硬心、肯定別人的恐懼、令他們堅持原有意見的效果。集體行動有時弊多於利，它可以把人從我們希望達到的目標驅走，它能延續、傳播和擴大群衆的無知。



「非暴力」原則可以是偶像

在核子彈的陰影下，反對使用暴力是十分重要的。但非暴力的立場仍可以是滿足自我和隱藏更深動機的工具。

非暴力的目標是眞理而不是權力。它的主要武器是屬靈的能力，不是強迫威嚇。非暴力運動的嚴重問題是隱藏的侵略性、對人的驅策、頑固自大的自我、向權力挑戰的心態，這都埋在忠於非暴力的濫調中。悅耳動聽的滔滔雄辯，可以隱藏着對權力的渴慕，這正是暴力的根源。爭取跟從者，戰勝對方，羞辱反對者，正是暴力的品質，而亦沉痛地見於所謂非暴力的行動中。

針鋒相對的攻擊，透過大衆傳播媒介的爭論，激進運動的激烈競爭決不是權力慾已被克服的證據。最嚴酷的極權政體往往隱藏在無政府主義、無領袖群體的後面。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一切的暴力都是一樣的性質。如果這說法是對的，那麽，反對現存制度的暴力與現存制度的暴力是相連的，前者是後者的反照。因此，在和平行動中的暴力與加劇核子軍備的暴力也是一類的東西。我們不能因現存制度的暴力嚴重而忽視和平運動中的暴力。

非暴力的目標不是要戰敗敵人，而是要說服敵人。化敵為友，爭取敵人站在自己的一方。既然知道今天的敵人可以成為明天的朋友，我們便應反省我們對待異己的方法。

忍耐是非暴力的重心。非暴力的基礎是聖經所說的凡事忍耐。THOMAS MERTON 告訴我們戰爭的根源是恐懼。如果這是眞的，我們必須更深入地瞭解他人的恐懼。最成功的和平締造者是那些曾經歷到自己的恐懼被除去的人。所以他們能帶領其他人脫離恐懼。和平運動中藏着很多的恐懼，以致它不能除去一國的恐懼。若我們仍對他人懷有恐懼之心，我們又怎能成為使人和睦的人呢？我們的希望是能更深入地體會「愛旣完全，就把懼怕除去」的經驗。

「先知職份」可以是偶像

先知的職份，深入地根植於聖經中；同時，這職份也是富高度危險性的。這是現今世代重要的呼召，但也需要受最嚴密的檢察。

先知時常指斥拜偶像的罪惡。神的選民忘記了他們自己是誰，是屬於誰的。他們的健忘使他們陷於拜偶像的罪惡中，先知於是興起指出甚麽是偶像，說出神的話語，帶領人民離開錯謬的信仰，歸向神。

現今世代最急切需要的，是神清楚的判詞和安慰的說話。先知的職責是忠實地把判詞和安慰的話清楚地表達出來，叫人明白。眞正的先知信息不會是偏袒的、片面的、狹隘的。承繼聖經傳統的先知不會只指責一部份偶像而忽略其他的偶像，他不會只對某些不正義的事情勃然大怒，却又在其他欺壓他人的事上閉口不言。

十分可悲，激進基督徒明顯地並不是完全伏在神的判詞之下。意識型態上的傾向和政治的偏好減低了先知見證的能力和可信性。現存制度的偶像常被指責，但反建制的偶像却並未受到應有的批評。大衆文化的罪惡被攻擊，但反傳統文化的罪惡却視而不見。在右翼獨裁者手下的政治犯引起興趣和注意，大於在左翼政府監牢裏等待死亡的人。

一位消極主義者曾寫了下列的東西給我：

「我們對待一個被革命軍放的火箭炮所殺的兒童，與被政府軍火箭炮所殺的兒童不同。革命軍的行動受到神聖論調的保護，以致在某程度上容許兒童被殺，這死亡是悲劇而不是對人類所犯的罪惡。事實上，最後這還是敵人的責任，並不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覺得在智利受虐待的，比在蘇聯受虐待的更需要我們的反應和幫助；在阿根廷受拘捕的神甫比在越南受拘捕的和尚更重要。事實上，後者往往不為人所注意或知道。伊朗王的鎮壓手段與中國、古巴的手段又是別一類的貨色。因為後者只不過是為製奄列而打蛋的行動而已，這是我得到的答案。」

忠於政治思想是有損於先知的品德，維護黨的路綫是宣傳，不是作先知，先知的信息是絕對反意識型態的。

巴特（KARL BARTH）如此說：

「基督教會必須亦只應該被神的話語帶領，它必不能一刻忘記，所有的政治系統，不論左派或右派，都是人的作為。它必須保守自己能自由履行它的使命和尋找出可行的順服或抗拒的新途徑，它不能把自己出賣給保守派或革命黨。」

政治化的神學並不能取代先知的見證。聖經中支持激進者的論據並不比支持基要主義者的論據優越。我們清楚知道保守派、好戰派、國家主義者、種族主義者、性解放者對聖經的曲解。同樣，這裏沒有適合左派、無政府主義者、不抵抗主義者的查經課程。神的話是要審判所有的價值標準，改變我們的偏見，改正我們的看法。

如果先知的職份是宣佈神的判詞，先知必先處於審判之下。自滿是先知最大的敵人。最嚴厲的判語應留給屬自己一夥的人。我們必須先容許神的話語指出與我們最親密的偶像，我

們才可以叫別人看見他們的偶像。驕傲、隔絕和敵視是「先知熱誠」的最壞來源，這些都會腐蝕和歪曲了我們的見證。

聖經中的先知愛人，是人群中的一份子，視他人爲自己的一部份。因此，他人的叛逆和犯罪使先知傷心，他的第一個反應是痛心而不是鄙視和指斥。先知是說嚴厲話的人，但他是懷着破碎的心說這些話。

先知不會同流合污，但他們不會脫離與人群的關係。耶穌繼承先知的傳統，表現出祂愛人，但不沉溺於罪人的道路。在我們渴望不與世人的罪有份時，我們可能會失去與人民認同的能力。而這能力，對先知的呼召是十分重要的。

那些以向教會作先知爲己任的人必須自我反省：你愛教會嗎？你恨惡它嗎？神不會把先知的職份交託我們，作爲我們憤怒與論斷的掩飾。但如果我們愛教會、愛人，如果我們因看見他們的錯誤而心痛，神或許任用我們作爲祂神聖的憤怒與審判的媒介，向人類說明神的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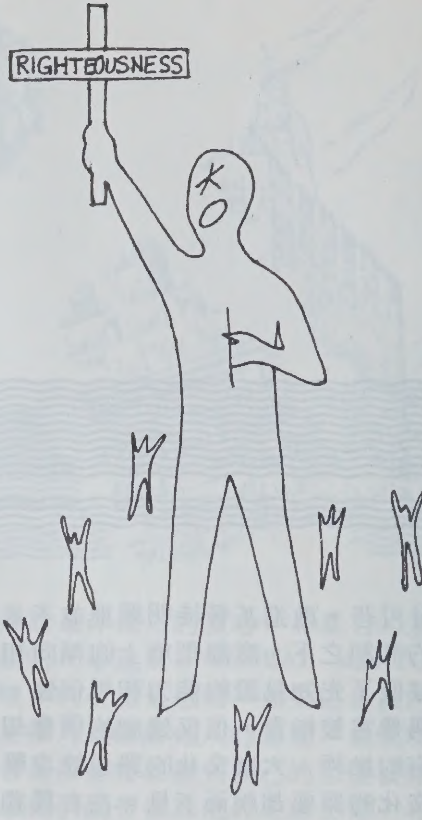
對先知最基本的問題是他是向誰負責的。先知只向自己負責是危險和富破壞性的，歷史中最壞的事情都是由「先知狂熱」所產生的。

恩典拯救先知的職份，對恩典的知識和經驗可防止我們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恩典能使我們謙卑、幽默、和敢於自我取笑。這一切都是先知所需要的。只有罪人是好的先知。

最大的偶像是自己

像所有生物一樣，激進基督徒，都愛誇耀自己，信任自己的生活方式，對貧窮人的抱負、集體抗議行動、非暴力的立場、先知的身份，最終是相信自己，就是我們的工作、原則、目標和自我形像。

拜偶像就是敬拜神以外的東西。偶像就是一個形像。當我們拜偶像，就是敬拜某一形像，我們的自我形像對自己是何等重要的啊！我們的生活就是建立形像的習作！



我們拒絕社會給我們的虛榮，但却以激進立場爲榮。我們輕看世界的成就，但却在別的途徑中追求它。我們取笑現存制度的專業人士，却在激進運動中建立自己的事業。我們放下世界的榮譽，但享受作爲激進者和先知的地位。我們指斥現存的權力架構，但却又爲自己建立權力的基地。

正如聖經所說：「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恩典能克服激進基督徒最大的試探：就是相信自己比需要說服和悔改歸正的人更好。恩典給我們寬恕的能力，因我們已被寬恕。恩典的記號是溫柔、希望、信心。恩典最可靠的印記是喜樂。

相信恩典就是知道耶穌基督已拯救世界。知道我們不能拯救世界，正如不能拯救自己一樣。我們一切的工作，都是作爲基督所成就的事的回應。接受恩典就是放棄自滿，和持着感恩的態度工作。

激進基督徒所應追求的不是成功的戰略，而是更深的信仰，唯有這樣，我們才更清楚認識救恩。不是我們成就了甚麼，而是神的恩典和憐憫從我們生命中流露出來。

我的文學觀

文蘭芳

自從當上編輯，就不斷有人邀請我去主講「基督教文學工作的回顧與前瞻」、「基督教文藝的發展與路向」、「基督徒文字工作」等等諸如此類的偉大題目，實在窮於應付。依我看來，這些問題絕非是當了編輯就會懂得的。而其中最大的難題是我不以爲有甚麽「基督教文學」這種東西存在，這又教人從何說起呢。於是只好一一婉拒。

關於「基督教文學」這個題目，也曾花了一番心思，不過限於個人的才識，總覺想得不夠透徹，如果這裏所陳述的一點意見，能收到抛磚引玉之效，就是我的最大收穫了。

傳統的「文學」與現在的「文學」

在中國典籍中，「文學」一詞，最早見於論語先進篇：「文學、子游、子夏。」邢昺疏：「文章博學。」也就是說，文學一詞在中國最早的用法，兼包文章博學兩方面，大概等於現在所謂學術、學問或文物制度，廣義得無從討論。至於「文章」一詞，在論語中出現兩次，其一是泰伯篇「煥乎其有文章」，其二是公冶長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文章」一詞也很廣義，指表現於外的一切文彩或威儀禮法之見於語言文字者。「文學」與「文章」相較，則前者較重內容，而後者較重形式。

到了漢代，「文學」一詞演變爲括示現在所謂學術，而「文章」一詞括示現在所謂文學。

另一方面，「文學」這個字眼到了南朝時也分裂成「文」與「學」，以「文」專指現在所謂文學，而「學」則是學術。

根據王力漢語史稿，今日我們所用「文學」一詞，並非直接由傳統演變流傳下來的詞彙，而是鴉片戰爭以後在西洋語言影響下而產生的新詞，先由日本人以「文學」這個古代漢語原有詞語，賦予新義，以譯英語“LITERATURE”一字，再傳入中國來。

因此，如果我們把「文學」一詞的含義限制於現代用法，則對於它的討論，可以中外相通。

文學的義界

談到基督教文學之前，必須先談文學。「文學」一詞，要爲它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很不容易，不過無論中西，對文學大致上都有廣義和狹義的兩種說法。廣義的文學，就如ARNOLD所言，凡用文字書寫或印成書本的一切著述都是，或如章太炎所說：「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至於狹義的文學，則多提出外在形式以爲限制，在內容上強調思想與感情，如周作人所說：「文學是用美妙的形式，將作者獨特的思想和感情傳達出來，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種東西。」

我個人比較接納狹義的定義，我相信文學是以文字爲媒介的藝術形式，如果某些文字著述，不能達到藝術上的要求，我不以爲它可以稱爲文學。

因此，大膽地說一句，現在不少流傳在基督徒圈子的所謂「基督教文學作品」，其實不能稱之爲文學。既非文學，又何來基督教文學？除非你以爲「基督教文學」是次於「文學」的東西，否則，要先有文學才有基督教文學；可惜太多時候，有了「基督教」却沒有了「文學」，其間的理由，下面會繼續談到。

言志的文學觀

在中國文學傳統中爭論最多的，大概是文學的功能或目的了。簡單來說，是載道不載道的問題。儒家道統中文學是用以載道，最低限度也要「明道」。五四運動以後，文學研究會

提倡「爲人生的藝術」，與創造社提倡「爲藝術的藝術」抗衡，互成壁壘，可以一窺載道的問題如何根深蒂固影響文學批評的尺度。我相信，今天的基督徒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所遇的問題，正好承接了這個傳統的包袱，就是載道與否的掙扎。

個人認爲，文學創作必須源於作者有話要說的衝動，必須流露眞正的思想感情，若先有了定規，很容易便扼殺了創作的發展。因此，載道的流弊是容易淪爲說教、八股，毫無個性、眞情，題材變得概念化、理論化，沒有血肉。遠的不必說，近的單看四人幫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例證多於拾芥。陳腔濫調層出不窮，虛飾矯情使人毛骨聳然，人物超乎典型的需要而淪於樣板，正是有了「思想」反失去了「文學」。這種東西，一個眞正愛好文學的人決不肯承認它就是文學，只能叫人退避三舍，絕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與反省。（上屆會考課程中文科所選傅庚生「深情與至誠」一篇可爲註腳。）所以，「載道」的文學往往是先謀殺了「文學」後的產品。

但另一方面，着重形式而不重內容的創作，許多時候又流於雕飾堆砌、空洞無物，也不能引發讀者的共鳴與反省，中國文學史上這樣的例證多得很。

在這兩端之間，我的選擇是「言志」。

言志的文學觀，在中國很早以前已經出現了，所謂「詩言志」。言志比載道要寬廣得多，因爲志者心之所之，可大可小，可以是道也可以是一己之私。但創作若合乎言志的標準，必定不會沒有內容，而這內容正好是作者的心中話，發於眞性情的東西。對一個胸襟廣濶志在千里的人，或對一個滿懷惻忍悲憫的靈魂來說，言志可能就等於載道，但對那些世間兒女，他們的言志可能是悲歡離合、愛恨嗔癡，而這無損於其作品之爲文學。

當然，偉大的文學必定有偉大的內容，對人生人性有深刻的觀察剖析，對人類抱有悲憫的高尙情操。我相信，在這一點上，基督徒有更優越的潛質；不過，在成爲偉大之前，應須先成爲文學。而我們今天環顧文學圈子，究竟有多少基督徒能躋身作家的行列？原因很簡單，「載道」與「言志」不能合一，而硬要「載道」，結果扼殺了「文學」；另一個原因是有足夠的「道」可載，但沒有足夠的藝術表達力去載那個道。

對人生認知的貧乏

有甚麽人就有甚麽東西，一個人言甚麽志和怎樣言志就決定了他的作品是文學不是和偉大不偉大。好的文學作品，必定忠於作者的情志：他的價值觀如何，他關心甚麽事，他看到人性的甚麽東西……。簡言之，文學必須是作者生命的流露，合於「深情與至誠」的原則。

在寫作來說，簡單的信念，你必須寄託於對人生、人性深刻的觀察與描繪之上，而後者，要求作者客觀觀察反省及主觀投入。基督徒作者往往就在這一點上失敗了。無疑，聖經讓我們清楚了解人性的善與惡，但正如所有的偉大主題——比方說是高尙偉大的愛——要表現在文學中時，也絕不能赤裸裸三言兩語就引出結論。結論固然重要，但推理與發展的過程正是其所以爲文學的關鍵。這一代的基督徒，對於人性的光輝與黝暗以至種種生活的烙印，都花得太少時間去了解體會，結果徒有一個聖經給予我們的正確觀念，而沒有把概念轉化爲文學的方法；我們有偉大的結論，而缺乏裝載它的血肉。這種情形，可以稱之爲思想上的懶惰。我們滿足於一個概念，而且沾沾自喜，對人性的掙扎，善惡之間的徘徊動盪，黑白之間種種陰影與光暗，却不暇去探討，去細細體味，去深刻描繪，而正是這些，才可以產生文學作品。

對時代的苦難、社會的不義、洪流下的個人以至人內心極微細的矛盾掙扎，如果不能敏感，不能引起深沉的反省與重覆的思考，而要創作文學作品，那豈不是天方夜譚？不幸，基督徒而缺乏廣濶的胸懷與對人生幽暗面的了解，却是很普遍的現象。

我們可以撫心自問，這一代的基督徒，你周遭的弟兄姊妹，他們的生活圈子是否寬廣？除了工作與教會，他與其他人的關係如何？他有多少非基督徒的朋友？這些人是否與他深交至可以有深入的思想交流？特別對知識份子來說，他有沒有機會去體察沉默受苦的大多數？

他對社會低下階層的了解有多少？對於同一背景的人，他是否了解他們的內心可有甚麼掙扎與變遷？

究竟，我們能否、是否超越基督徒的圈子與及基督徒的語言、詞彙？

道德的重擔

去年某校長託人帶來幾句話，說是對近期的文藝稿不滿意，它們太灰色對學生有不良影響，學校鼓勵了學生訂閱雜誌不希望讓他們讀到這些東西，希望多刊一些積極的稿件云云。

我引用這件曾使我很不快樂的事件，只爲說明文學所遇道德的壓力。事實上當時大部份投稿都帶有不同程度的灰色，除了盡量刊出不同稿件外，一個編輯能怎麽辦呢？要知道文藝稿可用不可用不應單由內容決定。我曾追問：爲甚麽沒有人寫積極樂觀的稿件投來？一方面固然是歡愉之情難工而窮苦之辭易巧，但另一方面，作者所感到的不能令他積極樂觀起來，也是絕對有可能的。你可以否認這個社會帶給一個成長中的青年的環境正可以令他灰色嗎？不合理的教育制度，爲一雙鞋子賣了窮人的社會，假如一個人要言志，他的文章灰色不一定是虛矯的。當然他可以在逆境中生出奮發反抗的心，但不可能要求每一個人都這樣反應，寫作時，作者必須忠於他自己。

作爲一個校長，從教育的立場着眼，他是對的。作爲一個編輯，從創作的求眞角度來看，我未免感到不平。一個基督徒若要寫作，我相信他必須超越這個道德的限制，因爲我深感文學是「非道德」的。

太多時候，教會帶來一個沉重的壓力，太多人不能接受對黑暗面的描繪，更不能接受沒有凱歌高奏的法局。我曾經以爲粤語片大團圓結局的時代已過去，不過經驗告訴我，在教會或許多三十年代思潮人物的權勢下，這仍是不容易克服的困難。一個在教會中成長的青年在寫作時，當他不能歌頌不能感受到喜悅的時候，他選擇的不是忠於自己的感受，却往往是與自己矛盾的東西。你能叫這個做文學？「基督教文學」云乎哉！

基督徒可以用文字傳福音、見證神，但不等於那些東西就是文學。另一方面，是不是文學，無損於這些文字的功用。我們何苦要把這兩樣東西混成一談，結果只產生了大批非驢非馬的東西？

人與他的社會，有寫之不盡的題材；「載道」（傳福音）不一定是唯一的題材，也不應該是。因此，一個人是不是基督徒作家，不應從他的作品有沒有傳播福音、有沒有引用聖經等等來決定，而只在於他自己是不是一個基督徒。當然，作品是作家生命的流露，而眞實的信仰是改變生命的、是全人不可分割的，因此，基督徒作家即使不直接談到信仰問題，也應該在作品中流露出基督徒的生命。問題是，若他的信仰在作品中的流露只限於價值觀念，是不容易讓一般的讀者覺察得到的。事實上，作者最根深蒂固的背景思想，往往是文學研究者或批評家深入分析後才顯露出來的。

尋索

正由於我們忽略了文學是非道德的這一點，我們不單抑壓了好的寫作人材，更在閱讀欣賞批評上發生困難。本來，値得閱讀的是「好的」文學作品而不是「道德的」文學作品，但我們太憂慮作者的世界觀價值是否不健康，以至平白失去閱讀好文學作品的機會。當然，對於那些對文學不感興趣的人來說，這是無關痛癢的。但如果我們眞的期望基督徒中也會出現好作家，那麽上述的態度十分不利。在那位基督徒作家創作以前，他因他所閱讀的東西被視爲反叛，然後將會因爲作品沒有「光明的見證」而遭唾駡。

我們何時才可以跳出被動的狀態？保持衞生包括了增強自己的抵抗力及注意環境清潔，若我們只是一蹶不振的基督徒，對文學再加以嚴厲的審核也不能產生甚麽積極的好處。我們每天接觸的傳媒，豈只是文學，豈只是文字！

無論在文學研究抑或文字工作上，我深知自己只是剛起步，以上的意見，可能很生澀，而我不恥於把不成熟的見解提出，是因爲在我而言我已多方思考過了。我期望着終有一天，一位基督徒不再會因傳統的因襲而挫折了他的創作。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發條橙」的提示



楊傑明

「發條橙」的含義

看完這部電影後，腦海裏滿是問題。無疑，「發條橙」是一部十分具冲激性的電影，它啓發了我很多東西。

這部電影是根據布傑斯（ANTHONY BURGESS ）的同名小說改編拍攝的。影片裏沒有解釋「發條橙」的意義，但小說中却有一段文字闡述它的意思：

".....The attempt to impose upon man, a creature of growth and capable of sweetness, to ooze juicily at the last round the bearded lips of God, to attempt to impose, I say, laws and conditions appropriate to a mechanical creation, against this I raise my sword-pen......."

「發條」是機械文明的代表，「橙」是人性自然流露的象徵。「發條橙」就是將一個機械文明的規條環境強加於人性之上，它是影片中無數荒謬組合中的一個。

這部電影的主題很難捉摸。有人說它討論人性，有人說它討論厭惡性制約（AVERSIVE CONDITIONING），亦有人說它討論暴力問題。無疑這些討論都在影片中出現過，但筆者却認爲貫徹整部電影的軸心却是善惡問題。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是想探索善與惡，美與醜的意義，而其他的東西都是在「善與惡」這大題之下討論。

在一般的概念中，暴力、性慾是惡是醜；藝術是善是美。但是在這部標榜超級暴力的電影中却反覆出現著代表人類藝術最高峯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樂。影片中所有的「藝術品」都與性有關，在貓女人家中的所謂高級藝術品是具男性性器官；更甚的是在男主角亞歷（ALEX）的身上集中了善與惡、美與醜，而又却是那麽和諧一致，沒有半點衝突的現象。寇比力克想表達的是：善惡之間並沒有黑白分明的界線，甚或根本沒有善與惡；美與醜的分別，因爲它們都是同一樣東西。

善與惡、藝術與暴力

影片開始時，亞歷和他的三個朋友在「牛奶吧」中喝一種加入了迷幻藥的牛奶，正在籌算晚上要做些甚麽。奶本來代表着孕育、生長，是光明向善的；加入了迷幻藥的奶却是罪惡的幫助，黑暗的開始。眞的是善惡分明嗎？跟着就是一連串的性與暴力，毆打那醉臥街頭的老漢，與另一飛黨打鬥，瘋狂的快車，強姦作家的妻子……各種「體力性」的暴力。而體力的發洩只是使他感到疲倦，要以「牛奶」來補充。整個晚上的高潮却是在回家以後。

回家後，亞歷還未感到滿足，好像欠缺了甚麽似的。他覺得要爲整個晚上，一個充滿了性與暴力的晚上，帶來完滿的結束，而所欠的就是人類藝術最高峯的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第四樂章徐徐奏起，亞歷浸淫入整個樂曲中。畫面是貝多芬像、裸女像、蛇（男性性器官的象徵）朝牆上的裸女像爬去，耶穌像、亞歷神情的大特寫，亞歷的暴力幻想。第九交響樂對亞歷而言並不是甚麽藝術結晶，而是暴力的極品。透過第九交響樂，亞歷將整晚的暴力帶到最高峯，也帶來完滿的結束。寇比力克再問：貝多芬、性與暴力，孰善孰惡？

殺死貓女人後，亞歷被捕入獄。法律以至高無尙的姿態出現。那跡近滑稽的獄吏代表着法律和秩序，也代表着另一種形式的暴力，一種「合法」的暴力。亞歷所接受的「盧式」治療，又是另一種的暴力，一種更可怕的、心理上、精神上的暴力。亞歷行使的暴力摧殘人的肉體，亞歷所受的却是摧殘人意志的暴力。在

這裏暴力更以良善的形式出現，活像一個改造社會的救世良方。寇比力克再問，以良善的旗幟去行使暴力還是「善」嗎？

「盧式」治療使亞歷變成了「發條橙」，每次看到或想起暴力就想嘔吐，抽筋，異常痛苦，肉身的痛苦使他不能順本性而行。他現在是不能夠作惡，在這時有個神甫提出了一個問題：亞歷沒有自由意志，他並沒有揀選的能力。那內政部長的答覆是發人深省的，他說動機、自由意志等都是難以捉摸的東西，它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去減少罪惡。內政部長並且驕傲地說：「重要的是它有效！」（ THE POINT IS THAT IT WORKS)

基督徒的信仰是否就是如此脆弱？是一套虛渺難明的東西？是一套不切實際的東西？代表着最良善一面的神甫，在這些合法暴力之前表現得如此軟弱。寇比力克深深地刺中了今天基督教信仰的弱點。我們所提供的善惡道德律對解決罪案問題是如此無能爲力，是如此不實用，以致我們的聲音是如絲的微弱。

神話的背後

影片後半部是寇比力克自稱的「復仇的神話」。在影片前半部被亞歷行使過暴力的人都分別向亞歷報復。現在角色是對換了，亞歷成爲暴力的受害者。老弱的流浪漢也懂得向不能抵抗的人使用暴力，代表法律和秩序的警察竟是兩個流氓，代表知識份子的作家的猙獰面目，再加上醜陋的政客，使這個「復仇的神話」令人不寒而慄。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被那作家利用爲殺人工具，亞歷險些死在自己最喜愛的第九交響樂之下。寇比力克揭露了人類脆弱的僞裝，也打破了一個古舊的信念：藝術導人向善。他認爲，藝術本身是無辜的；就如亞歷在接受「盧式」治療時所高喊的，貝多芬是無辜的，他只是創作音樂並不是製造暴力。藝術帶給人感情上的衝動，善惡却是觀衆自己的演繹。

影片結束時，亞歷回復了本性。寇比力克沒有道明他自己的立場，却留下一個深刻的問題給我們反省：我們要自由意志所帶來的罪惡還是「發條橙」式的安寧？還是有第三條出路？

後記

善惡眞的是那麽模糊？或根本就沒有善與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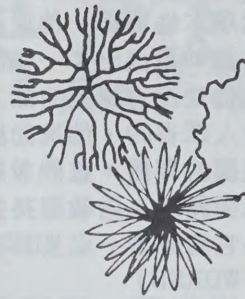
行爲控制（ BEHAVIOUR CONTROL ）的理論在近幾年迅速發展，各先進國家都致力研究人類工程學（ HUMAN ENGINEERING ）。這些發展是否意味着赫胥黎（ ALDOUS HUXLEY ）的《美好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或奧維爾（GEORGE ORWELL ）的《一九八四》（ NINETEEN EIGHTY-FOUR ）即將來臨？

人類的行爲可以被藥物控制，也可以被他人用各種手段來制約（ CONDITION ）；人類的行爲受着各種不同形式的東西影響，人是否還有選擇善惡的能力？即或人有這種能力，他是否有選擇的自由？正如片中亞歷一樣，他被「治好」後，是否仍有選擇的自由？在泰晤士河畔，亞歷凝視自由飛翔的海鷗，他出獄了，也得到了身體的自由，却付上了意志自由的代價。人類的思想行爲是否就是由神經系統的一些電化反應（ ELECTRO-CHEMICAL REACTION ）所支配？如果人類的思想行爲都祇是一些物理現象，善惡這些字彙就顯得不適當了。

基督徒相信善惡有別的。我們相信有一位超越的神爲我們定下善惡的標準。但是在這昏亂的時代，我們如何又眞又活地去表達我們的信仰？我們相信人是自由的，人有自由意志去行善行惡。但面對這些挑戰，我們如何去爲自己的信仰辯明？我們的道德原則沒有向世界提供一個解決罪案的有效方法，是我們不行還是我們的信仰不行？

教會對外界事物的無知與盲目抗拒，使到像「發條橙」這樣富冲激性的電影在教會中不能自由地討論，實在令人覺得惋惜。現時教會對性問題、暴力問題更或一些社會性的問題都避而不談，使信徒在這些論題上沒有足夠的知識和教導。盼望在大專界的基督徒知識份子能衝破這個藩籬，在一些爭論性而教會又少發表意見的論題上多加討論。

誰來栽培我們



李盛源

從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二十節的大使命，我們知道完整的傳福音包括了領人歸主及栽培兩方面。雖然這兩方面不一定由同一班人負起，但都是教會所肩負的責任。

基本上，栽培就是把一個初信者帶到可以有獨立的長進，在他的崗位上作見證領人歸主，並且參與教會事奉。栽培工作包括幫助初信者建立靈修生活，在教會中建立與其他信徒的肢體生活，讓他接受眞理的教導（主日學或研經班等），幫助他應用眞理建立他的人生觀，在生活中按眞理而行，鼓勵他在崗位上作見證，栽植他對事奉及奉獻的應有態度和心志。當然這只是基本的栽培工作，還有領袖的栽培，專門恩賜的栽培等等。

從上述栽培的意義和範圍，足見栽培工作的重要性，它直接影響到福音的擴展，福音對周圍的影響和見證，也影響到整個教會的增長。有效的栽培工作可使初信者在短短的日子裏已能在他的崗位上作見證。因着見證所帶來的冲擊會使他在教會的交通中更加投入；藉着弟兄姊妹的鼓勵和代禱，他的見證會更加有力。他能在這些冲擊中經歷神，從而更清楚知道他所信的，而且信心更堅定。

栽培和教導對青少年信徒尤爲重要。在今日的香港教會中，青少年人所得到的栽培和教導有多少呢？大多數的教會都有一個現象，就是不見了三十至四十五歲（或更年青）的「壯年」信徒，即或有却也不多。其實他們是承擔教會的栽培和教導工作的最佳人選。他們經過了青少年階段，在這期間，他們的信心經受各樣的試煉和冲擊，他們在信仰與生活的結合上不斷爭戰，爲要活出整全的基督徒生活見證。他們曾在青少年團契中扮演過不同角色、滿有理想地參與、經歷過教會的興衰、很多的不滿和抱怨、滿腦子的問題、多少次失望……認識到甚麼是現實。經過這些年間，若能站立得穩委實是現今青少年人導師的最恰當人選。因爲他們有穩定的事業，成熟的品格及堅固的信心。

然而，畢竟有不少人是經不起這些考驗而隨流失去，剩下來的多半變得很「現實」，或許他們已看化了教會的問題，摸透了人的限制，再沒有甚麼期望，也不想幹些甚麼，只是星期日出現於教會崇拜中；或有擔任團契導師、主日學教員的——却喪失了從前事奉的火熱及着急。或許你仍見有熱心的「壯年」人士在教會積極地事奉。但據筆者所見，是的，經受青少年時期信仰的試煉後，只有小部份仍是很熱心的，而這些人當中，多是全職事奉者，不是教會的牧師、傳導人，就是福音機構的工作者。

爲何「壯年」的平信徒不見了？憑他們的職業基礎和他們多年在主裏面的經歷，他們可以成爲教會的支柱，帶動整個教會。但他們不見了！一個可能性是信仰眞理有問題，許多人

覺得自己的信仰不能實踐在生活中，於是離去。若信仰眞理沒有問題，則他們在信仰實踐中遇到困難和問題時，得不到所需要的指引和幫助（得不到栽培和教導）。對於那些仍持守信仰的基督徒，或許是生活（家庭）的擔子，使他們脫不了身來負起教會重要的栽培和教導工作。如果只有全職事奉的人才可以繼續熱心地事奉，並擔起栽培教導的工作，那麼教會可眞需要更多的全職事奉者了。究竟誰去作呢？誰願承擔這工作呢？目前許多教會的牧師、傳道人都好不忙碌，於是不能有效地牧養教會的信徒！

現今大多數教會的青少年團契及主日學，都由青少年人一手包辦。除了團契、主日學、崇拜及祈禱會，就沒有其他的聚會。這些青少年人走在前一批青少年人的後頭，但又好像前一批一樣，摸索團契的路向、方針，面對各樣的挑戰。他們好像是頭一批走這路似的，沒有人指示，沒有鼓勵，沒有經驗，沒有遠見……對團友的問題感到無助，推不動整個團契。究竟團友需要些甚麼？精密的程序編排發揮不了作用。啊！沒有辦法。可悲的是有些團契的情況與經營一所公司沒有兩樣。

團友交通不好？是的。但怎麽辦？爲何他們不肯交通？有人說：「沒有經歷又有甚麼可交通呢？」呀！沒有經歷！爲何沒有經歷？爲何沒有爭戰，得勝或失敗的屬靈經歷呢？團長，職員只得閉口無言，他們確實不知爲甚麼。因爲他們也是沒有經歷，沒有交通！他們擔起了團契工作後，看見團友的需要。是的，他們可以理智地指出，甚至提出一些「可行的方法」（但他們並未經歷過），鼓勵團友去行。他們會爲有新人加入而高興，但「流失」問題給他們的困擾可眞不少。眼見一些團友離開，但束手無策，這正指出團契缺欠的地方。

筆者經過幾年的教會生活，心中有以下的渴想。就是教會中有屬靈的長者，分享他們生命中燦爛的經歷，分享他們在神面前學的功課，藉他們的經驗給我一點生活的指引，在事奉工作中有他們的關注和意見，給予心志上的支持，並且能跟他們在至聖的眞道上造就自己。然而這些我只能在神面前等候，或者祂會親自賜下指引。

這些教會中的青少年人，經過幾年之後，有對信仰失望的，有爲生活忙碌的，有受感動成爲新一代的全職事奉者的（但只是少數）。似乎問題在循環着。當然我們相信神照管祂的家，但誰願被神所用去打破這循環呢？教會需要的（或說神等待的）是有保羅那樣熱心，爲衆聖徒的長進而獻上自己的人。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甚麼。……然而我在肉身活着，爲你們更是要緊的。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且與你們衆人同住，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

腓一：20–25

「因爲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實在掛念你們的事。別人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

腓二：20–21

「……我切切的想見你們，要把些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使你們可以堅固。」

羅一：8–11

教會不單要傳揚福音，也要認眞的處理栽培和教導的問題——處理那些本該作師傅的（來五：12）及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的。（弗四：14）

現今在社會中的「壯年」基督徒，對信仰的態度和實踐，直接受他們的上一輩所影響。盼望我們下一代的青少年人，在他們靈命的栽培和眞理的教導上不至缺乏。

夕陽，請等一等



天藍

我們幾個人在熱河路上奔跑，跑往12路公共汽車總站，趕着乘搭將要開出的一部公共汽車。在北京街頭是沒有人跑着走的，在南京市面，行人的步伐雖然已經比較快捷，但在路上跑着走的人依然很少，我們這些香港人來到中國連香港人急促的生活節奏也一併帶來了。

趕上了車廂，車子還沒有開，大家呼了一口氣。

「幸好趕上這輛汽車，要再等車的話恐怕時間會太晚了。」

「本來時間是預算好的，不過沒料想到在玄武湖輪候街渡，一等就等上半小時。」

「要是我們有把閃光燈帶來，便甚麽問題都沒有了，拍攝夜景完全沒有困難。」

「不錯，拍夜景是可以的，但我們現在是要趕上日落以前拍攝一張長江大橋美麗的黃昏。」

是的，我們趕程是爲了橋畔美麗的黃昏，一句說話把我帶回去昨天薄暮時分……

是一個嬌媚的黃昏。下車後，走了不多久，凜凜然如一條神龍恣意橫臥；颯颯然如巨物聳立於天地間——南京長江大橋出現眼前。除了驚嘆以外，我們默默無言。

落日的晚霞嫣紅緋照，長江的小支流如一泓靜澈的湖水流於兩旁，站着遠望，大橋如一道銀虹插入無盡的江水，與藍天相接，清澈的流水把密排的大樹倒映；把天心的紅霞倒映；把壯觀的大橋倒映，構成一幅使人如癡如醉的夕陽晚景。我心靈裏湧溢着頌讚的衝動和不可言喻的興奮。

大家遂信步跑近橋身，這果然是一座宏偉的建築，人站在橋腳，就感到好像沒有高度一樣，橋分兩層，底層供火車行駛，上層可通汽車，大橋附近的馬路都裝置新型的西式燈柱，看一行行羅列的燈柱；看大橋高聳屹立的氣魄，很難讓自己記得身在中國，還以爲自己站在西歐先進國家的交通要道。

我慚愧自己有這樣的想法。

※　※　※

車廂外，是一條破落的小村，有小孩子坐在屋前空地埋頭做功課，而更多的家庭擺一張矮桌在屋前，一家老少圍坐着吃晚飯，好一幅溫煦而熟識的圖畫，就好像我從前讀魯迅一些

作品寫中國小村莊的模樣。若不是乘12路汽車經過這條小村落，我斷不知道南京在繁華的市中心區背面還有另一副面貌，經過這條窮鄉僻壤，更難以相信會目睹一座甚具氣勢的長江大橋。

在北京，在呼和浩特，我都親眼見過乞丐，他們衣衫襤褸，骯髒得令人作嘔，我們吃飯專選一些當地普羅大衆的小吃店，希望用生活來體驗中國的近貌，在他們當中，我們吃最簡便的餸菜都顯得異常豐富，有一次，在北京前門飯店吃晚飯，一位老婆婆站在我們對面，注視我們良久良久，於是，我們把還沒有吃的幾個饅頭送給她，她沒有感激的笑容，也沒有羞愧的神色，說了聲「謝謝」，抱着饅頭便走了。從此，我心底劃着疑問：中國還有許多貧窮的人?!

我探頭窗外看四周的景物，正在吃飯的村民都抬頭驚愕且好奇地觀望我們這些衣著奇特的「怪」人，對於這種無知的目光，我早已經適應了，很不以爲然。天還光着，但小片的紅霞已經映現在屋村的磚牆上，看看腕錶，快六時了，心很焦急，還記得昨日六時四十五分長江大橋的燈柱便搶亮。

兩排長長的燈柱倏忽間光亮起來，如一條金龍猛然飛躍，龍身延展至無窮無盡，我當時驚訝得嘴巴張得大大，是何等的威勢！暮地裏回想起另一條蟠踞八達嶺山頭的巨龍——萬里長城。

※　　　　※　　　　※

旅遊車循着曲折的山徑迤邐而上，我屏息等待那歷史聞名的萬里長城出現眼前，這創古奇蹟的建築該寫着多少民族的血淚，我想。當導遊說到了八達嶺的時候，蜿蜒曲折的城牆便橫臥山嶺，一如我從明信片上看見的萬里長城，一束野花在山緣似很害怕地顫蕩着纖腰，告訴我們山勢十分險奇。

萬里長城是我國古代歷史中的一個奇蹟，而長江大橋就算是我國現代的另一個奇蹟，這是我親自遊覽過兩個地方後個人的感想。

沒有走上長城，還不能領略它有何偉大之處，拾級而上，從下仰望，城牆連帶，越往上爬，氣勢越見，城樓頂着青天，自己彷似要登上青天白雲去，心情興奮得無法名狀，一心唯願獨步青天駕一縷白雲飛去，越往上爬，地勢越陡，在極其陡斜之處，行人都緊扶兩旁欄杆，步步爲營，唯恐偶一分心，便滑腳墜落似的，此時，我聯想起那一批一批扛着泥頭磚石的黎民百姓怎樣攀爬峭壁建造城牆，失足滑腳的人一個一個哇然下墜，我便心血凝止，萬里長城，你竟是用多少條生命換取的？長城依舊矗立，無聲。

站在長城巔，遠望蒼茫大地，天宇低垂，青綠的平原吐露着希望，且不去評價歷史，這兩條古今的巨龍告訴了我中國人民是擁有偉大的潛質的，這個民族團結起來可震寰宇、動四海，霎時間一朵信心的火花再度在心湖閃爍。

※　　　　※　　　　※

獨倚橋頭望江，長江如我夢想中一般美麗，江水東流，那麽浩浩蕩蕩；那麽無涯無止，江面寬濶如一塊大玻璃。天，是一個灰藍色；水，是一個海藍色，天海融和一起，半彎明月高照，晚風挽着長髮，把南京市日間火爐一樣的炎熱全部驅散，我能親眼目睹長江，我該有多滿足，我也曾在濟南路口的隄壩上看過黃河，一條很濶大的河，河水果然是泥漿一樣的顏色，我默記着中國盛衰的歷史，與這兩條江河連繫着的故事。依稀記得一首很有意思的歌，它這樣寫着：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它的名字叫長江，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它的名字叫黃河，
雖不曾看見長江美，夢裏常神遊長江水，
雖不曾聽見黃河壯，澎湃洶湧在夢裏。

以前聽着聽着聽得出神，想不到今天竟能親眼看過長江、黃河，想着想着，幾乎流淚。

※　　　　※　　　　※

它第二第三段這樣寫着：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它的名字就叫中國，
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
巨龍腳下我成長，長成以後是龍的傳人，
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　※　※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巨變前夕的深夜裏，
槍砲聲敲碎了寧靜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劍，
多少年砲聲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龍巨龍你擦亮眼，永永遠遠地擦亮眼。

「多少年砲聲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巨龍巨龍你擦亮眼，永永遠遠地擦亮眼。」是作詞者的願望？也是我底心聲。中國，在多少年的歷史上，你寫着一個「苦」字，三十年又白白過去了，文革且翻騰着幾許血淚，快擦亮眼啊，別讓我心中一絲信心的火花又被擠滅，唉，龍的傳人！起來啊，龍的傳人！

※　※　※

「看，多美！」

一聲驚呼令我遊離的思想嘎然而止，隨着同伴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條像鹹蛋黃一樣鮮紅的太陽出現在村屋之間的樹枝上，那樣渾滿；那樣紅潤，我也不覺驚呼起來：「啊，好美啊！」

「太陽快要落下了。」同伴緊皺着眉頭。

「是，糟了，汽車，跑快點，夕陽，請等一等。」我心裏喊着。

車還未到站，拿相機的同伴早已戰戰兢兢的站在車門附近，沉着的容色有如要赴一場生死戰。

車駛慢了，嚓啦一搖晃到了總站，門呀然打開，我們逐逐一跳下車廂，在小小的村路中心狂奔，閒適的路人踱着慢步也停下腳來，顧不得他們不解的神情；顧不得他們滿腦子的迷惑；也顧不得我們破天荒的奔跑騷擾了他們尋常的安寧，我們一心只顧着落日、長江、大橋。

跑得氣也喘不過來，還有十二層高的樓梯要攀，不知道那裏來的氣力，十二層樓梯也不知是怎攀上的，探出頭來，終於上了大橋了！

只見一天渾紅，長江、大橋安然地睡在蒼茫的暮色裏，夕陽西沉了！

注意

橄欖業務組爲要求能更完善地處理訂戶資料，特請各訂戶在填寫訂閱單時，留意

1・訂戶類別

★請在適當之方格內作出指示：☑

☐續訂
☐新訂
☐貧助訂戶

2・訂閱期數

★請清楚註明所訂之期數（每次訂閱基本上爲期一年，共六期）例：29—34；30—35等。

★續訂戶可在郵寄封套上查悉上次訂閱最後一期之期數。

3・編號

★續訂戶請在封套上查悉其編號，抄在「編號」一欄內。

編號：☐☐☐☐☐☐☐☐☐　☐☐☐

更正啓事

上期（28期）《從現代藝術看現代人的心態》一文排印上略有錯誤——第十九頁應爲十八頁，而十八頁應爲十九頁，特此更正，並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又《訪一位基督徒藝術之作者》一文（P.10）因未經被訪問者過目，故文意略有偏差，現依被訪者意見，修改後：

P.10,	第1行（簡介）	「二十年」應爲「十八年」
P.10,	第7行	「沒有鼓勵」應爲「沒有積極鼓勵」
P.11,	第7行	「發洩」應爲「抒發」
P.11,	第70行	「作家」應爲「畫家」
P.12,	第74行	將「有些基督徒藝術家也是這樣」一句刪去。

沒有衝突

陸順樑

引言

承蒙張煦群君賜教，就拙作「無形的損失」提出兩大論點，指出目前教會理財的重點不在保存而在分享，更指出中古時期教會的財富非神所賜，並向小弟垂詢「教會財產乃神的厚賜」一假設的由來，感激之餘，只得勉力就張君所作的論點，略陳愚見。

脫衣舞、傳福音與教會財產

張君來函指出中古時代羅馬教廷腐朽黑暗，聚歛了大批土地和財富，由此可見，教會的財產非神所賜予，有關這一論點，我只可以作局部的同意，教會的財富並非一定是神所賜的，但並不表示教會的財富一定不是神所賜的，若以前一句推論得出後一句，便是邏輯上出了錯誤。因此，若以中古羅馬教廷的腐朽和擁有大量財富爲理由，否定今日香港教會的財富乃由神所賜予，同樣犯上邏輯上的錯誤。

讓我在這裏借一則美國的花邊新聞作例子：在美國某城市，一名脫衣舞娘宣稱她表演脫衣舞的目的，是爲了要向看脫衣舞的登徒浪子傳福音，這明顯是用了錯誤的方法傳福音，但我們不能因此便說一切傳福音的方法都是不好的，都是罪惡。同樣，我們不能以羅馬教廷用錯誤方法聚歛財富爲理由，否定今天的羅馬教廷的財富或今天香港教會的財產是由神所賜的。

脆弱的假設

然而，我必須承認，教會的財富是神的厚賜的假設，除了以聖經爲基礎外，亦是假設弟兄姊妹是以正當的途徑取得錢財來奉獻給教會。

貫串聖經的論點之一，是神是宇宙的主宰，萬物都是從祂而來的，都是屬於祂的，祂把全地交人託管，人是受託者，人所受託的東西，就是我們所說的財產（包括有形或無形的）。

第二，神是萬物的主，也賜萬物給人享用，擁有財富，是神特別的祝福，如亞伯拉罕、約伯等，都是富甲一方的財主。

可是，這裏必須注意，上述兩基礎只是建立教會的財產是神的賞賜一論點的足夠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要確立教會的財產是神的厚賜的必然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是各弟兄姊妹以正當的手段取得錢財，甘心樂意奉獻給教會，如果各弟兄姊妹所奉獻的金錢是搶劫得來的，那麽，我不相信這是神對教會的賜予；在面對這前提而作一假設，我選擇相信目前香港教會的弟兄姊妹所奉獻的錢財，並非以罪惡性的手段取得。

由於建立教會的財產是神的厚賜一論題，要倚靠聖經以外的信念，相信香港教會的弟兄姊妹以合乎聖經原則的方法獲得錢財，我承認這理論是一個WEAK ASSUMPTION，卽並非由聖經白紙黑字，有章節出處的論證。

抽空、片面這些詞彙是否有意思

拙作談論教會理財的方法，著重在通貨膨脹下處理財富的問題，這是該文的目標，至於怎樣運用錢財，確是沒有提及，但爲雜誌搖筆桿與著書立說有所不同，我們只可以在一定的篇幅內討論一定的問題，只說一方面的問題並不等如片面；再者，張兄大函中亦只提出分享的聖經教訓，卻沒有提出分享原則在香港社會及世界中如何實踐，我們可否把張兄單談原則，沒有提出實踐方法視爲「抽空」、「片面」呢？相信不會。因爲，一篇文章有其獨特的目的。

此外，「保存」與「分享」並不是對立，所以不能視爲「保存」抑「分享」，爲甚麽呢？比方說，我們需要一千萬元替露宿者建收容中心，但目前只有五百萬，我們估計需要兩年時間才可以籌得另外的五百萬，那麽目前的五百萬若不妥爲管理，按目前通脹年率百分之十六計，兩年後的五百萬只相等於現在的三百五十三萬的購買力，收容中心還是建不成。所以，「保存」與「分享」不是勢不兩立的。

就以上述例子來說，若張兄只談用錢（其實張兄在來函中只談用錢原則理由），忽略了管理現有金錢的方法，這又是否抽空、片面呢？還是把這些無甚意思的詞彙一棒掃掉，深入地研究問題吧！

彼此配合而不是對立

雖然拙作只提及教會在通貨膨脹下如何處理現有的財產，沒有提及如何舟濟窮人，這並不表示我反對運用教會的財富幫助困苦的人，相反，小弟對張兄的呼籲，表示萬分贊成，可是，由於過往在學時的思想訓練，再加上現在身處的行業，對貧窮人痛苦的了解，不能及張兄深入，故此，拙作的範圍，只囿於小弟能力所及各方面，至於討論如何運用財富，舟濟窮人，則有待在這方面有認識的弟兄姊妹發表他們的寶貴意見。

我絕不感覺張兄所說的「分享」與拙作所談的「保存」（接張兄的詞彙）是對立的，兩者本是有相互關係，不可分割的，只是小弟與張兄所著重的地方不同，用不著以是非敵我的方法去分析「來與我們分享」。

拙作只是磚石，寥寥二三千字，得張兄來函賜教，指出漏洞，並提出「分享」的呼籲，叫小弟收益不少。張兄只說出「分享」的教訓，但對「分享」這教導應如何實踐，却沒有提及，小弟在這裏冒味地請求張兄除了闡明聖經教訓外，更具體地把幫助受壓迫、窮苦的人的途徑和方法說明，免得我們在閱畢張兄大函之後，徒有幫助被壓迫者的慷慨，而苦無出路。

請沿虛綫剪

下列由本社填寫

日　期：						
備　註：						

徵求訂戶

假如在大專界的戰場上，我們肯定了一份基督徒刊物的戰略性，假如在香港基督教期刊中，我們肯定了橄欖的角色，那麼，為着更有效地把橄欖的異象傳開，你願否花數分鐘的時間，幫我們一點忙……。

訂閱橄欖固然是對我們最佳的支持。可是，我們也需要你爲這一份文字事奉工作代禱，奉獻，更需要你替橄欖作一點介紹。請你現在於下列空格中填上你親友的姓名地址，然後將之投寄，我們便會隨即給他們寄上宣傳資料。

請用一點適合的實際行動，讓我們更清楚地明白你的支持！

姓名：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

橄欖 香港大專基督徒學生雜誌

一份直言、敢言、獨立、勇於探討難題的雜誌
一個作爲基督徒知識份子思想交流的公開論壇
一度溝通香港教會與大專基督徒學生界的橋樑

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出版

第三十期要目預告：

▲主題：福音與宣教

——對福音的不同理解：普世教協、天主教、中國三自教會、福音派

▲中國專欄：香港前途

▲墮胎

▲主路沉思

▲學生專欄

▲神學專欄：「愛」的定義

▲書介

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

會長　鄭建輝博士（化學系）

副會長　華叔平醫生（醫學院）

主席　何迪帆（社三）　出版秘書　李蓮喜（社二）

橄欖雜誌

顧問　滕近輝牧師　盧龍光牧師　蔡元雲醫生　蘇恩佩女士

出版委員會

主席　梁兆輝（社二）

總編輯　陳曉新（理三）

助理總編輯　霍玉蓮（社二）

編輯　梁汝照（文畢業）　曾燕玲（法畢業）　張敬臣（社三）　杜偉廉（工二）　郭翠瓊（社二）　陳國泰（工二）　駱惠英（文二）　周永業（工一）　梁志賢（工一）　黃秀英（社一）

資料研究及採訪　方奕霖（社三）　黃健安（理畢業）

文書　黎玉華（文一）

業務主任　楊翠兒（社二）

業務　孫彥德（文二）

財政　何世强（社二）

推廣　楊傑明（理三）

設計　李玉强（建二）

歡迎讀者投稿

通訊處：香港西營盤郵局50379號

發　行：突破發行組　電話：3-696411

九龍德成街二號A二樓

承　印：藍馬柯式印務公司　電話：5-7903443

香港銅鑼灣摩頓台灣景樓十八樓A2

訂閱六期共十八元

海外訂戶　美金六元五角

港幣三十元正

（海外訂戶敬請用滙票）

請寄香港西營盤郵局郵箱50379號

橄欖出版委員會收

稿例

(一)稿件以中文為主，但亦歡迎英文稿。

(二)來稿請附眞實姓名、性別、及地址，如用筆名則請註明。

(三)中文稿請用原稿紙繕寫，英文稿則請打字及隔行，一紙勿兩面用。

(四)編者有權刪改稿件，如不欲刪改，請註明。

(五)本刊不設稿酬。

(六)如不採用，恕不奉覆，如欲退稿，請附回郵。

(七)來稿寄本刊通訊地址。

橄欖　　香港大專基督徒學生雜誌

一份直言、敢言、獨立、勇於探討難題的雜誌
一個作爲基督徒知識份子思想交流的公開論壇
一度溝通香港教會與大專基督徒學生界的橋樑

第二十二卷第一期　一九八一年一月　

目錄

零售每本港幣三元正　　訂閱全年十八元